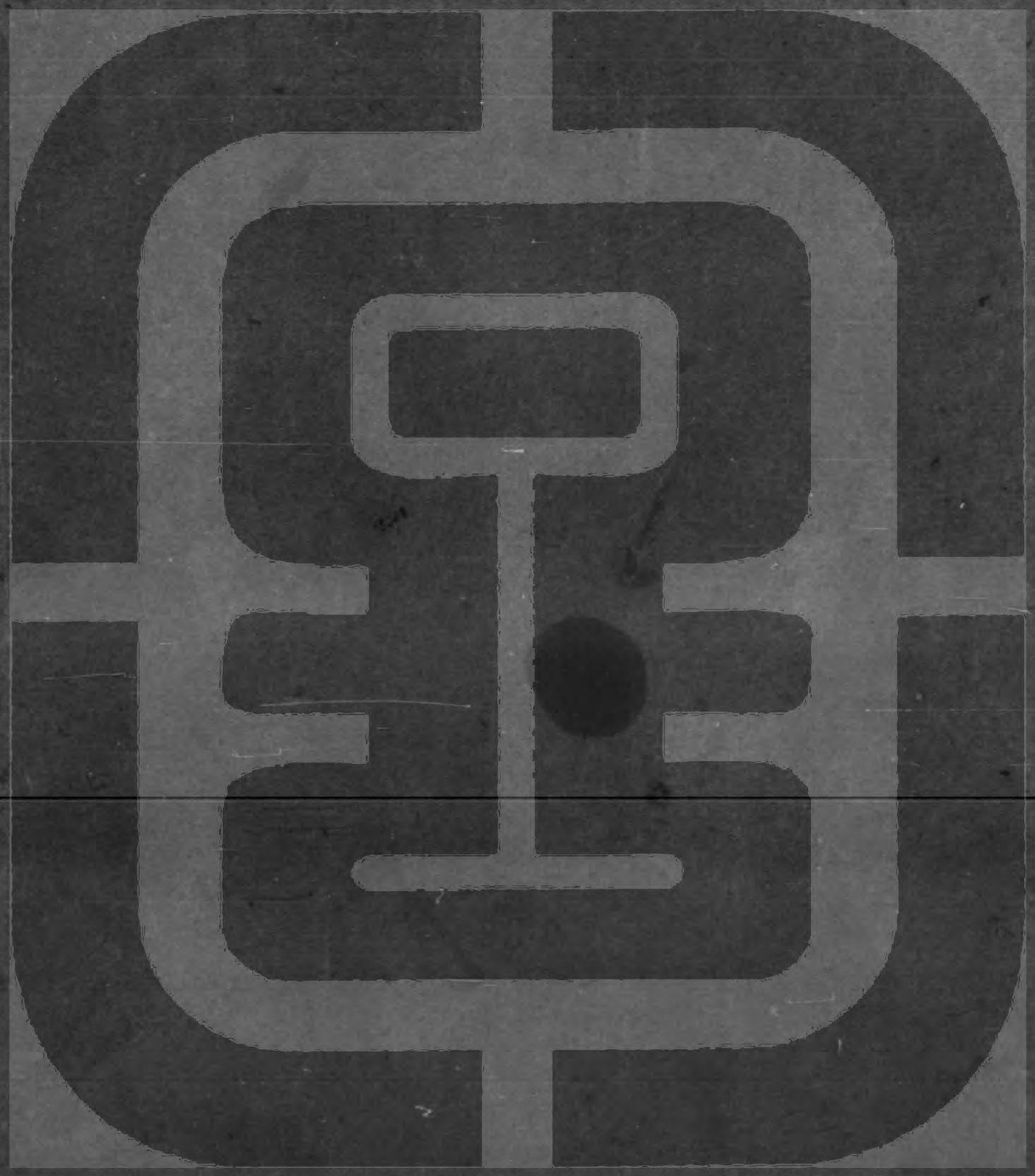


管天筆記外編一册鄉先輩王嗣奭先著也楊園嶼
樓跋曰管天筆記原書名記見聞者共若干則今首尾並佚約
略次之而六卷共若干目為篇若干則知奭原書篇帙頗夥
今所存者已什之一矣奭嘗隨筆記錄他人傳述或附己意大都考證
名實而意主於論議其論議則有筆有削有編次則別為一帙共若干目為篇論文學世道
為國初遺老者此書時事之語和平蘊藉蓋
節概作或主而絕不作怨懟興朝之詞編次既竟復手錄一
編名曰管天筆記外編抄本不知出何人手筆
余屢而先生相近此外編則原書之目與徐跋同知共為完書也
閒多舛錯依原本重加裝訂時
民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 後學慶壽記

管天筆記外編

鄞王嗣奭 右仲撰

尚論

武王之伐紂名救水火之民實報父兄之讎也春秋之法君父
被弒而臣子不能討不書葬渭讎不能報則雖斂以珠玉埋以
石槨與暴露中野狐食蠅嘬無異故東漢蘇不韋父為李
暠所殺不韋欲報讎載喪歸之逝已十三年而父死不葬至為豪士口實至伐紂載文王之
木主而去其為報讎甚明余嘗著有成論是茲不備錄

蘭相如奉璧之役夫驕之也能知相如
可使而驕廉君與公叔文子何異
俊而甘奉其門人獨知知之契耶
漢高剖符封臣蕭何食邑獨多功臣不服帝黃功狗功人之論
此一時取勿于叱未中窾卻未可服人論發縱指示良平居
多何無與至定元功位次所以迪將不能無言鄂千秋門迴

轉漕関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関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其叙何之功有據而元功始定千秋能發帝呼不能發故喜之極而受賞封侯三傑之論帝亦鎮撫国家餽餉不絕不如蕭何此祖千秋語也余謂何更有大功之始薦韓信啟三秦進取之計終引曹參固爭世守成之業

漢初知因如子房蕭何寥寥侍矣而曹平陽強勉為亟也蓋功遜鄭侯而品則過之矣高帝定功臣十八人位次未皆曰曹參功第一鄂千秋曰參雖有攻城略地之功特一時之事則乘呼推五戰功也而推為第一則功不在韓彭下明矣韓彭不保其身犹曰自取至鄧侯虽帝呼甚戚而不能無疑而曹独處無間言則其居功必有大過人也鄧侯不及也鄧侯身死而推矣唯參則心服其品其卓耳參之代相一守約束甘居不逮之名其誰能之故先儒許其能知克己二字聖門唯顏子能之後世矣如温公于新法之際不能無愧平陽武人而呼矣如此三代而下出將入相当首推若人而淵然襟度又暗合聖矣誠異人也想其師事蓋公而呼得不淺矣

韓淮陰甘受跨下之辱勿得輕看蓋局量甚大甚遠不屑与細人較点不屑以受辱細人而遂以一死殉之激之不怒憾之不動呼謂望如木雞也其一心而戰而勝以此蓋神勇也観其熟視此人而後蒲伏何等斟酌正以少年為越砥而斂其鋒器局又進一等故他日以中尉酬之蓋感之又惜之也少年当刘項紛爭之際而不能樹尺寸之功豈非血氣用事求必勝之害欤

昔人謂絳灌無文随陸無武予謂絳灌以有戦之餘能将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為無文随陸以三寸舌下英布服尉陀未為無武若必以操觚為文而揮戈為武淺之乎論文武矣

敢的茵王勉夫謂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位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的茵王勉夫謂陽由無賴小人淩轢同事汲遠之如畏之

徐抄本有此空缺位字

也余謂此見汲之剛直非任血氣者故能委曲于小人其寢淮
南之謀以此若血氣之剛必不肯為之下而玉石俱碎矣此其
剛之不可及而愛知英主非儒懦所
余嘗觀卜式之相矣尚有未尽再
乱謂非人情然可何以云不軌之
帝已募民能輸粟及轉粟于边拜爵有令矣至武帝入粟
使粟红羊為郎令屡下矣式固奉上令也何非人情何云不軌
又曰式輸財以逸君而富民莫劝于是有告緡之令式顧父子
死边以逸君而诲侯莫劝于是有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
無知福人乃知噫人非畏心不作此語夫上作而下不劝主令
而民不從乱道也天子下輸助之令顧死節主宫之以風天
下矣奨好義必罪其不服義法也今見不義也譴而責好義也
曰汝貽之禍可乎不可重帝伐匈奴不可謂愚有令而從不可
謂逢欲加之罪謬戾至此良可痛也式家居時田宅財物尽乎
第自牧羊起家第破產又數分財畀之世有若人固賢良之選
也可以牧黔少之乎已拜為郎而牧羊上林奇矣其以牧羊喻
治民以时起居敗羣作去又民牧良臧非牧黔口中語乃令緤
氏称便令成皐称最实允臨之矣及為者相可優游安卧而
頓父子同死南越則自踐其言死節于边語也虽不及試而為御
史大夫論塩鉄之不便帝不喜闻業已販秩而犹有烹弘羊之
清此滿朝所不敢出口也独不慮与顏異同誅乎自異以反唇
伏誅公卿皆謟諛取容式不為变也則知其死節于边非誑
語矣弘闳東閣得是人当首迎而及施其媢嫉乎武帝許
以朴忠班史列之質直可称確評有臣如是人主所禱祠而
求暨儒加以逢君之罪此千餘年不白之寃也

国家今日
亡少若人故再為論之

自孟子痛桷言利而桑弘羊諱之也儒乎餘年矣竊竊之
孟子之言猶無病人止用粱肉療之至于病而謁醫則以愈病
為能雖烏獲有時用之自三代而下国家未有無病之日也則
如弘羊烏可厚非哉武帝好大喜功而元溢露積之天下
頓致哀耗固人事之失亦運數使然太史公言之矣物極而虧
固其變也乃縣官大空至天子損膳解驂而富商大賈蹄財
役貧轉轂千數不佐國之急法之所不許也況榮本抑末商
賈不得衣絲乘車實漢法也即三代亦然弘羊均輸之法不
過盡籠天下貨物而賤買貴賣令商賈無所牟大利歸于
柳末而已不可謂非理財之一法也何也善理財主非能使負
運神輸要之損饒補乏而已蓋損商賈之饒補縣官之
乏奚而不可帝事四夷兵連禍結既難中止燕之土未迴狩
出孔之多至累巨萬不可勝計非弘羊何以善其後耶誠救
病之能手也蓋生財大道大學陳之此王制也其出之有本則
井田之法行也井田行官不得貪取豪強不得并兼即古恒思
不過均之俾無偏饒偏乏之止耳自井田廢而吏貪民滑寖以不
均故鹽鉄作俑于管仲誠救時之良劑弘羊祖其術而推廣
之不加賦而用饒良非虛語後之理財主皆效之而不能非能
之而不效也庶有劉晏用其術而濟一方此皆救時之良臣王安石陽諱其名陰用其術而卒以
敗事此亦效之而不能如弘羊安可厚非哉蓋三代之
罪人而後世之能臣也然卜式何以欲烹之也使富商大賈人
人輸助如式則国家不貧而弘羊可烹然卜式何可再得也至
凍水氏謂其設法奪民以欺武帝而太史公之以訊帝之不明此
以攻金陵之陰用其術而薇此有為之言也
盛典遺逸每以有事為帝故司馬詵以留滯終南而不得從為
恨相如以文雄世見武帝文治武功之盛知其必有此舉故預

為文以待將及時上之非敵使也自修心之論倡于楊雄人猶
未信至宋儒始闡發之而安得追咎相如耶
趙充国之為將三代之將也其為臣則三代之佐也余讀其本
傳反覆數四斂衽擊節真淺世人臣之師也止奏有論發其
用兵之畧東坡有論表其忠主之心誠堪胎矣而尚有一二未
尽更為指出
羌戎反帝問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知胸中有成算矣何以
不兵難隃度至金城上方畧也蓋方略無他奇有已言而人不
察也有未言而人不識也当事而不敢言知老臣之用心独苦
矣羌之未反策在發覚其謀已反策在分別善悪此已言也
勝勢在我矣策在罷騎留屯此未言也知此方畧已灼矣何以未
及用發覚羌人解仇作約必陰通匈奴早為指破則懼伏不敢
動矣兵可無用也既反則無及矣于是子用分別善心羌本屬
兎強先反餘犹観望早為辨白則有倡無和戦景隆矣既有
勝勢又何以留屯千里出師糧餉易竭兵唯久駐時則彼為
主我為客観望也尚有倖心罷騎留屯我為主而彼為客省費
而多積彼無勝理矣是速其降也方略已定而何以不言也大
将欲成功于外恃有操政柄也漢操政柄也丞相御
史所謂兩府為之也魏相丙吉二公非不賢也然而不明也
方先零平解仇作約充国止議遣使行边為備所云發覚其
謀此正着也慮反在呼吸又併副着言之分別善悪是也此必
充國之言兩府智不及此也故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边止令
分別善悪則遺其正着矣未反而安別善悪安国亟破兵先
零誅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也鑑誤以桀黠也為悪也
其心不服而楊玉遂及兩府与有罪也其不明一也初挙行羌
也充国薦辛武賢而兩府復遣安国是人啟羌畧而充国効
其奉使不敬也責以弭羌能乎其不明二也羌既反矣所云分
別善悪也今為正着矣充国至金城即遣雕庫羽昔種豪大

兵诛有罪当明白自别毋取倖灭捐罕开之闇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得胜莽臭两府不当主持之乎何至费尽笔舌而后得请也其不明三也元國屢奏屢議初是时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臭丞相犹曰臣愚不習兵将軍数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计之可用秖以平素信之而情实犹故耳老臣一片苦心将安呼棁托而敢輕易出口也即帝已善其计臭犹睦于兩将之言而兩從其计致武夫以徼功結恨而忠臣之子以無罪見殺良可痛臭抑吾有鑒於近事奴酋謀逆我四路進兵不知誰為尽録於邸报見某樞臣蹈于進兵途徑某所设伏某人某應繼悉臚列余甚讶之不啻颺而报贼不密害成無豈怪也余鄉人有迺募逆征幸得脱回言去时踰山涉溪高險紆回劳苦万狀回途坦徑知初為鄉導者皆奴人也因而知疏中所陳皆探訪不真得于奴人间諜之口安也有謂奴之細作寄偽家因驅妓出城帝號載道不知細作徑用吾人如鬼如蜮其謀之狡使戒尽選名將尽抽精銳尽搜吾力如聲相應相隨入陴一掃空之而敢四夷為尋不能臭非彼之疫而我自愚也正元国所謂恐兵少不足以尋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也一時慘禍千古笑端尚忍言哉

初上遣问將軍度羌虜何如当用幾凡人之问也元国雖言兵难險虜幾凡人之问也羌戎必如而莽騎足用則方畧隐然在矣将能而君不用也勝帝但坐而需其亂旋已耶乃復蓄兵遣將时而調时而讓多指乱視多言乱聽則帝綜核之过也非元国实見实事実則羌事為道傍之築而羌豈又為燐原之火臭

年友薛鲁叔与余论元國之屯兵此计也余曰计之云诈也羌可诈君不可诈也元國何以入告耶鲁叔曰吾于其行未

幾以兵而振旅还知之耳时鲁叔当为试官将用以策士故之已而知其说本于王忠文禕谓先零罕开爲合势難久持故以计挫之羌見调度異于尋常故輸誠来歸充国尋亦凱還在边自冬涉夏未收粒粟五月将熟肯将以資敵耶余謂屯田之行计誠有之然而行皆實事而收皆空数也蓋屯田非但克国如此也自武帝元朔间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即今寧夏河套後昆邪休屠降漢于其是置牲植酒泉敦煌武威金城五郡隔絶胡与羌通之路起亭隧築外城屯戍以守之其未久矣初兼或失田作充国但修常慶趾耳欲屯田須嚴守塞欲守塞須修亭障故未上疏之先已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矣此屯田之前茅也羌雖一時之亂屯田亦幾之耶羌虽破而屯不修其局不完忠臣謀国料羌必可降遂圖善後之策敢曰承命擊羌二降而吾事畢矣(後以)餘肆遺誅後人耶事在便宜不須請命但以討罪之師為屯戍之計方不对症帝不能無疑故備陳之疏謂萬人留田以為我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此實効也又謂治隍陌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罳逆桃席上述師此實効也蓋河南五郡東距匈奴西北距西域而海羌為戎藩扼西域為匈奴右臂匈奴創殘之餘西域助之則強制西域呼以制匈奴也然破羌實不出此羌夷小醜不難于戰而難于餉羌之利于戰屯知吾糧少而不能繼可圖一舉也时司農呼轉穀至如旦支弟人一歩食以給騎兵止支一月耳故請罷騎兵而籍此一歩之食逆事于屯田非必萬人自耕自穫也繕治郵亭為田安遊兵一歩後郡益蓄積可無仰給于司農而兵士萬人不難久駐矣羌人鳥合離居追不得逐退不敢退且必瓦解其處呼謂計也乃帝已善之又復黄兵兩逆其詔不可已承

报蠆之毒迫于鹬鹅则愈速诛戰将不為無功而利不勝
害何也圍中之果将熟而取之与待其自落不过数日而味
則懸矣降羌四千犹不失顧斬級四千此欲降而不得也不
足痛哉況我兵保無創殘安耶自秦上首功而後未之将一
以殺人為事此暴秦之流毒而未有知其非也充国之疏曰兵
安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懿哉言乎此秦
漢以来無人道矣孰能識安也吾故以為三代之将也兩将
軍屢請戰最後始得以一擊奏功然非其誅也所謂取果
于将熟如耳詔罷兵独充国留屯田至明年五月振旅而還
則羌無虜屯無虜矣夫子可無西顧之憂乃未還之前羌
靡忘自詭必得至秋羌果斬楊玉首帥其脫亡五千餘人
以降倡乱始伏辜而寇無遺孽知充国之得力于降羌安
居多而屯田之計不過為恩信招降之助安而利国大矣
又陳湯涉康居斬郅支点兵屯田吏士西域遠事非我疆土随
在屯佃其他方可知故武宣連年征虜深入長驅而不憂餽
餉我高祖計深桑土屯田徧于中外而承平既久僅存空
名一有徼發边方則仰之内帑中土則括之窮民今且公私
並窮矧見露将且剥軍士而媚权门兵則勇脱巾而怯被
羽不知当局者何以為衣衲之愆也
噫今之仕者誰不期身名兩全哉此世俗之所尚而忠臣之
所不出也臣一心耳致身潔身兩念不兩行誠思致身矣将
名有所不脩嫌有所不避孫子所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
民是保而利于主則充国之謂也方羌人及上問将則曰無踰
老臣不疑貪功乎而实非貪功也正恐他将以貪功好戰取
敗而独身肩之不使壞于他人之手也功既成矣招降有功戰

勝亦有功充国不嫌伐一時事而对天子明言利害不迂曰戰而勝不若不戰而勝也則已有功他将無功矣不近于爭功矣而实非爭功也戰而勝不利于国而臣有功不戰而勝臣無功而国享其利欲使君知無功之功而豫杜其好大喜功之心不貽好戰則亡之虞也然則破先零降诉羌尽充国功也何以入告之後充国不增一級之爵而復為衛将軍衛尉矣則充国必力辞賞而帝終之再也今而後知其果非爭功也亦非貪功也人臣如是已加人数等矣乃本不貪功而甘冒貪功之跡本非爭功而不顧爭功之嫌嗚呼何人哉利根數名根亦數此非有道再不能而充国又非学道再何以能之則致身一念純亶之極而不覚暗与道合也矣于湻矣之臣又数等矣而世俗所謂其功名繫心貪寄軍旅而刘子翬又謂其沒武矣之功桃其怒而殺其子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忠臣苦心千載黙黙而況同時共事再再耳其子邓有陳矣謂兵出未必無功而遣命恐招讒責浩星賜又有効矣謂功虽不出二将而見主必宜归功若以保全身名訑其善于此充国則曰奉詔出塞引軍遠擊宣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虽無尺寸之功愉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点有微労自応次第頒賞乃各辭归原宮矣臣固悟素心而貪功者能無触望乎武矣汝恨充国遽殺其子帝使之也乃武矣則充国而素暗也遣使行美初嘗薦之豈不以為矣乎充国壮猷每相矛盾功成而充国未嘗受封則武矣点堪釋憾矣子邓宴語实緣狎此而借此致警忍乎哉武矣知所謂鄙夫知可与事君如也

充国策羌事。謙臣初是之。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不便。皆頓首服。乃知初不謂是。見不及耳。無戎相也。漢朝士風之美如此。後未絶少矣。知衆行新法。金陵枚梳。固不必言溫公矣。世。猶不能尽捐戎見。而激成紹聖之禍。蓋人心風俗。流弊至此。已成江河不返之勢矣。每有一事甲是乙非。一倡衆和。共未嘗真見其是非也。睚眦咲声。偏枯到底。明知其誤。而不肯認錯。天下事尚可為哉

二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自是名訓。位高名顯。棄之而去。非曠達者不能。乃胡致堂謂太子憤。有素畜其不可扶持而去。嬖二疏而抑望之。是又不可為訓矣。宋人議論大都如此。故名節之士多而国家緩急之得力者少。使人人学為二疏。則無道之邦。安得有武子之愚也。人臣致身。自是正法。保身是第二義

二疏又云。自有旧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与凡人爭。只此一言已好。今貴介公子。本無異凡人。而恃其門第。驕睨恣睢。一旦勢去。求為凡人而不可得。且為其父兄。也惟恐子弟之不異于人也。能作是想乎哉

郅惲之友董子恃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恃病。惲往候之。子恃垂殁。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父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惲即起。將客遮讎人斬其頭。以示子恃。子恃見而氣絶。子恃之篤于友流誠。超出於俗之外。第不知子恃何以得此于惲。我即惲不能自必其不死也。且甘之。況不必死乎。惲又有客代為殺人。客又何人耶。蓋古人結交以心。故緩急得其力。而天下無難事。即有志忠君孝親。而嘗借助于友。此朋友之倫。所以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也。淺也。如得有此班定遠立功西域。不可以生事黷武目之。而將畧不在趣營平之下。蓋兩漢時。最為邊患。唯匈奴。而匈奴以西域詘虏。

何背為强弱。故武帝時以取西域三十六国。為斷匈奴右臂。後如傅介子斬樓蘭。鄭吉破車師。陳湯斬郅支。皆戎干城。至光武閉関之謝。亦緣匈奴值其衰弱。而西域自相吞併。幸而無事。明帝時虜遂脅誘鄯善寇敦煌。戎河西城門晝閉。于是復通西域。誠非得已也。定遠止率吏士三千餘。横行西域。能使五十餘国。悉納質内屬。後虽嘗請兵。不過劭利義秩千人耳。且不煩国家教呼。澒自与武人不同也

轉餉。因糧于敵。如鹿丁解牛。批郤導窾。嘉然自解。而芒刃不頓。況嘗平一呼。事立宣帝實遠則和帝。嘗平止擊先零。而定遠五十餘国。吾故謂嘗平不能过也。当時重譯貢獻。道窮西海四萬里外。前世所不至。遭李嘗之徳。而遣使奉国。嗜盛德事。蓋平生涉獵經傳。有文山海經所未詳。誠千古之奇也。其語任尚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風蕩俠。簡易。覧小過。總大綱而已。此又其立功之本也。噫。斯道也。豈但可以馭夷。已哉。若夫斬虜使而与遊事。功子曰。好仁无無以尚之。甯之好名。宣然故兒金揮鋤。非强也。甯之所以永終誉也。顔点好名。而利能動之。甚好不誠。宜其末路之蹶也。陳和仲云。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始。終如始。盈而利。当之非歟。輩也。若以聖卖中道律之。鋤地得金。捨以清貧。之何傷于廉。何必有用之物。乗之無用哉。使歟。能如是。甯且心服。唯捨而復棄。使人得窺見其肺肝也。甯虽稍过乎中。然以庸頓立懦。庶乎百世之師矣。

徐孺子非其力不食。余謂自食其力。天下之最貴者。則人役。固不豈道上之則役人。役人豈能盡尽適已意哉。適意則益驕。縱。未見其利。不遂意則增煩惱。未見其快。且縱不労我之力。不免労我之神。何如作息由已。操縦自如之為適耶。貴為如自遂。桑維轅。所以有轗軻羈絆之喻也。

王敦桓溫不過十人之右業以叛逆敗而死後猶有稱誉之耳
知其時天理尽滅人心已死矣
所標榜諸人可尽信哉
靖節所以去官據序則以妹喪據傳則以折腰俱非本意序又
言風波未靜圖緣世亂而辭点微露之曰恨晨光之熹微晨光
日光也又曰景翳翳以將入明知晉祚之不延而託詞以去也
余自序憲陶集謂元亮不羞乞食而羞折腰或問乞食折腰
異乎曰無異也虞及于他日之乞食而隐忍于折腰是無乞事
有乞心有終身富貴利達而終身憲憲者人知恥孰甚焉元亮豈不
知罷官不免于窮然欲自遂其志不暇顧也偶然乞食偶然乞
食有乞事而無乞心与舜孔之茹草絶粮同一意外之遺而已
于何病乎何損王摩詰訊甚不肯屈腰以數貧而乞食多憲一
憲之不忍而終身憲憲哉言也豈謂一折腰保此公田數頃便
可終身得飽乎

有楊環漢採陶淵明郎党夫陳公甫三先生清萃為一編曰晉路
陶乎道學也楊復所為作題辞云予讀其詩止酒篇如所止矣
桃源篇自任于五百年之傳矣及観其不入遠公社又卓然持
孔孟门户此發人所未發至表中郎独称此記文之妙不減
秦漢不必有事実大抵漁樵人俱不近俗故借此發揮尚襟言
避秦也秦之先三代也明己自負与三代人品相接所謂羲皇
上人也故此文一一自敘其生平以自附于正矣而為百世師
如此看古人文高人一等余則以詩家比興体観之則桃源一
記可為学道之喻凡夫皆可学為聖人故蒙與于漁人掌道也
初覚華采漸造平淡入路甚狹造境甚寛既為聖人不異凡夫
故云悪如外人然実与凡夫曼隔其軌轍若鬼易可遵而循軌
以求之人不可得有等高明之人頗知何往而因循不果以死
故世卒無有与為聖人如此求之一篇文兼了然而元亮之
閒道不可意而逆乎若復所之言似覚卑鑿而漁樵不俗中

郎之言未可尽信
駱宾王為武功主簿。裴行儉器。行儉
戀其妻也有上裴侍郎書。在集中。愛慕真摯。不減李令伯
陳情表。其辭有云義士期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
以奉母又焉能死節以事人。實王之孝不必言。區區書記。便谈
死節。知其忠孝天植。其佐徐敬業起兵。誅激于大義。而史氏左
袒女主。以鞅鞅失職掩之。惜哉。且器識孰有逾于忠孝。乃行儉
称其文藝而薄其器識。即王楊盧三子。不知器識何似。而四傑
之名照映千載。以較王劇王勔蘇味道孰勝。安可称知人之鑒也。
论宗事。谓谯论多成功。少谯论点起于好名。如狄梁公及周
為庐。混跡和光。中藏妙用。使其在宰。如何做得。即使成功。口诛
笔伐。如何得免。至今文人。犹援寡嫂之语而讥之。何婦人之
多也。有谓武氏以婦人窃国。文立其朝。如无分職于外。如無慮
凡千萬人。並無一人為梗。乃有狄梁公之姨。梁公招其子入宫。
而不諫。曰不欲令事女主。蓋讽梁公也。梁公治無晚節。一出口何
顏復見其姨。異哉舉朝野尽婦人。而婦人中有此一丈夫。直
可令幾。千萬人愧死。
王維才子。志名士。意在干進。至服伶人之服。撰伶人之技。献媚
貴主之前。誠士君子所不道。而公主大奇其才。立召試官至第
諭以解頭畢之。其驕貴擅权。点不可為訓。然一婦人耳。能識
才。能憐才。不能薦才。先已薦歩九皋。而竟不為所奪。其一片
愛惜人才至意。今士大夫有是意。且非有所利之也。明言显託
芸見芸知。今之試官。鮮不通関節。如今之权貴。鮮不行囑託。如
而動必以利。其貪如狼。嫡必以陰。其秘如鬼。習為固然。恬弗
為怪。何可令此婦見也。余嘗謂王降而霸。霸降而盜。盜降而
鬼。似非刻論也。
崔郾主進士試。東都公卿祖餞。是武陵後至。出杜牧阿房宫
賦曰。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歷薦俱有人。至第五郾未

对。武陵勃然曰以赎見還。鄭曰如教。观此則未入試場而自一至五。已前空缺。託之丗不以為侵。時聽之丗不以為諱。然士子不謀朝廷不罪則疾之風俗敝酷也。

周公謹雲烟過眼録載盧鴻草堂十志詩。列有十景。其命名新而奇。每景有志。系之以歌。志既雅麗。而歌亦夭嬌峻潔。非近代人口吻。止存其八。米元暉丸。刘先子畫史載刘子礼買畫五百軸。内有盧鴻草堂圖一卷。而李伯時臨寫一本。此本後藏于宇文氏。石渠中得而屏林彦祥摹之。已亡二紙。此紹興乙未歲也。紹定間彦祥本又亡毛復所收。此雲烟録所自收也。然竟不甚諫諍。字浩然為隱嵩岩。開元中以鴻何許人。偶閱畫譜。剛有盧鴻一小傳。始知草堂帝所令还山。喜寫山水。平遠之趣。筆意位置。清氣襲人。此倫盧鴻一小傳。始知草堂帝賜也。公謹謂詩必徵君所賦。尚屬揣摩。辭今观之。不但自為詩。蓋自寫圖。讀其詩而圖之。如何可想。宜伯時喜而臨焉。今見其詩。不見其圖。惜哉。鴻能畫。念收藏家未聞有其跡。墨賞家不聞举其名。鴻能詩。今唐詩無鴻名。多詩人而絶不見酬贈之作。独盧象有家叔徵君東溪草堂二詩。起句云閑山十里餘。青壁森相倚。又云大道終不易。君恩豈能已。引證圖志。其為象叔無疑。象嘗一造其境耳。草堂得自帝賜。故能踞有嵩山之勝。而所列詩景。錦溪仙磴。元洞烟庵。泰鑑十里閒。信遍軸之鉅觀。而高臨之最勝也。宜其志之。偉盧而歌之峻哭哉。何則真故也。独怪岩栖槁夫。能使名塞天下。致吏呂命而辞官拜賜。一時殊榮。宜当滿人筆舌。且能詩能画。定当与人應酬。而何以寥寥如是。意其人鴻飛冥冥。韜光戢景。人不可見。即名山不得而闻。此真石隐。当与園綺嚴陵分席。而山中宰相。犹有慙色。矧借徑終南。丗耶。若非詩筆一技。則畫譜無名。草堂無圖。伯時之薪火不傳。而公謹之雲烟靡録。百世之後。誰復知有盧鴻哉。偶翁曰。無名而成名。非無名也。此圣人之大也。

何以致商于射御之物夫亦為門弟子啟立名之路乎哉没世無称君子疾之夫子之博学未免易哉也無窮於一藝以成名蓋道無往而不存藝亦道所寄也從是而精之有進乎技者在名不虚附亦聖人之所許也然使盧鴻聞之恐終未首肯耶杜少陵自許稷契人未必信今讀其詩当奔走流離衣人良且不給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軍机之勝負地勢之險要鬼虜之伺背無不見之于詩陳之詳確出之懇摯非平日留心世務何以有此杜之詩往々与国史相表裏故人以詩史称之豈豈以尽少陵哉

退之有言莫為之前雖美不章莫為之後雖盛不傳退之薦引後進不遺餘力如牛僧儒名未起故令他適而偕皇甫湜往居停而大書題名于門李賀童年亦往駕之高軒一賦名遂大起賈島僧也苦吟遮道見其能詩遂与定交劝其蓄髮仕進至孟郊窮老推重不敢与之頡頏故当時有韓門弟子之目可謂克踐其言矣其盛而傳宜也

孔毅夫雜説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如合殚琵琶筝恐亦習俗使然服硫黄或以攻病為醫也所誤非求長生也然士大夫暮年百事宜慎全生全肌全在于此一不慎遂為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萬而自餌硫黄眼余謂退之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尊貴矣其畜妓也宜

韓公神格謙改葬服謙小功不税書其礼学精深如此朱子亦極称之豈文字之儒哉

退之学生代者郎謙省試之文而叔儀精確可見施行至顛子不貳過論之生于其心則為過矣不貳也能止之于未萌絶之于未形來儒作解不過如此非平日体認風簷寸晷安得有此時無刮目而竟厄于申書良可惜矣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退之自狀甚真。又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亦真實語。但所以受謗。与他人不同。故能起名。重答李翺書。知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蓋明以斯道為己任矣。百世後。止以文人目之。吾為之稼厄。

讀退之与柳中丞書。与黄家事宜狀。安鹽法事宜狀。錢物輕重狀。洞晰世務。鑿鑿經濟。使公得為宰相。則一時夷險多在門下。事業必有可觀。惜時不能用。然淮西之功。悉如所料。且祀淮西時。為裴相參謀。所贊畫必多。固已小用而小效矣。

讀公所上瞿虞部書。時年才廿六歲。志已堅定。而期望遠大。自戀艾。固已隔韓两塵矣。然柳之懇懇。窮之力也。天贊之也。百世而下。韓柳者名良不偶也。

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観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问江西。以公巨卿。特自損貶。而退之上狀懇請。[illegible]

制。今集有袁州申使狀可考。係儒一節。仲舒之卿[illegible]見矣。公誌其墓。極称其善。非諛也。

入臣以直言觸怒人主。自古為難。毋令主上有殺直臣之名。非止自愛。亦愛君也。公謫潮州。上表謝罪。其以封禪諛帝。誤矣。且封禪古未嘗以為帝王之盛事。余嘗為相如辨誣。自攻心之論。發于子雲。而宋儒始闡明之。以封禪為非。退之未必以為非也。帝謂愛戒。正得力于此耳。

公喜成就後輩。故朋友最多。有韓門弟子之称。観其答楊子書。于納交何等詳慎。故交俱有終。今之聚徒講学者能尔乎。東林一党。竟至亡國。痛哉。

退之送窮文。非直厭窮而送之也。其代窮鬼致詞。如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時。乃与天通。此乃一篇之喫緊語。其趣甚精。其道甚大。蓋從孟

子舜黃畝記章脫胎

昌黎有荷讀書城南詩。陸唐老讀其詩目潭之居。掩鼻出蛆之喻。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為畏于平生所學所行。此論似也。毋乃戾于人情乎。孔孟為道德宗主。而祿在其中。人爵從之。不諱言富貴。富貴非不可求。視其人何若。小人求富貴。將以縱其私也。君子亦求富貴。將以行其道也。士大夫子弟。不囿仕宦。輒趨下流。昌黎勸勉。自是人情。而不妨天理。自世儒修談道德。若以富貴為穢物而志意所存。又未必然。于是口談心好。判為兩途。而學者世舉皆效格人矣。作此語。如試私自揣。有不願其子之富貴乎。識高人一等矣。

嘗跋其後。引孔子論齊景夷齊語而繼之曰。韓公之言其于勸獎之功。固超而同歸也。其學之不滿于二程。有以也。溫公作趙孟。此是見不及昌黎處。其學之多叙。裴度事。李愬不平。其妻晁說之自云受學于司馬公。因作詆孟。僧宗杲之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余謂文殺人以報讎。而子行趙涼暨昌黎奉詔撰平淮西碑。史謂其多叙裴度事。李愬不平。其妻唐安公主。因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夫淮蔡之功。主其謀者度也。贊其決者度也。相臣出而總督訖將者度也。訖將爪牙總有功。而度統之。黃縱指示之。非訖將所敢並也。況碑詞極分曉。叙愬功不過數十字。而愬之首功了然。即文昌叙至數百言。未見有加于其上。至叙度功。不過云丕相度至師。都統責戰益急。訖將戰益用命而已。此皆實事。又与愬不相涉也。其餘語不主述帝命。但功于上。而謙也云云。吾及覆之而不得其故。後讀李商隱有惜韓碑長篇。而不覺失笑。詩有云黠寇竟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謂此碑叙如書銘。如詩。此真不愧。余謂此昌黎第一篇文字。亦有庸第一篇文字而俗人不識也。故詩又云句奇語重。喻出詩而言其私。本無詩私天子言其私。此說出所惜。以為詞憲。宗不

暴遂磨之也今讀文昌之作鞍之昌黎何異蜣轉之与蘇合
当時以文昌為俶必以昌黎為醜夫鐘鼓而可以享爰居邪
宝燕石必擯荊璠此又奚怪後来観場附和如陳嬰
引羅隠石孝忠記謂韓吏部既欠実録裴公殊与休二讓
美之恠又賛段文詳贍明妥而笑其全不齒録文之齒録而
可以強人乎哉李詩又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腑
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辞快哉何待碑存而人
為齒録也目本無瞳而自夸千百年眼可笑也且李憩雖武
人観其辞気雖迎拝一節是明于大義知必無不平与公主入
憩事蓋史氏因磨碑而不得其事故揣為此語而憩亦受誣
吾併為洒之若石孝忠一記好事者之為也朝廷建功徳碑仿
等鉅重孝忠非巫支祁而能推倒耶仿商隠不之及也

于景素因韓魏公有声伎二十人而謙之此讀書而不論世
之過也宋之士大夫宴会有官伎而官尊者則当伎以娯公

徐太室塵談首一則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羲畫之理
本無像而贊著一圖魯史春秋獲麟以来杜仿
所託而訛評弟也余窃非之圖本中虚無像之象也即以有象
訛之羲皇之畫庸非象乎夫子作春秋而云罪我蓋因以匹
夫而僭天子之权也不知弑君弑父人人得而誅之原非僭也
有司戒虫必不罪我是段人不与夫子所誅當乃当代之君
侯也礼楽征伐自諸侯出庸非僭乎夫子所誅當乃当代之君
臣也故有罪我之趣朱子綱目則援三代之直道以定後世之
是非故怕于威烈終于五代未嘗及宋也且不維獲麟而始威
烈述温公也与春秋全異而相援以相非可乎

宋朝士風勝于前代多尚名節但頑惜名節之心勝覚于人臣
致身之誼便隔一層緩急或不甚得力甚至激而成禍宋不

不乏矣。而終于不振。丰由于此。王金陵昱實心為国。地雖立法
不甚中窾。使得東君子輔之。必有可济其力。与之爭地半出于
好名。程子云。新法之禍。吾党激成之。自是公論。竟夫亦云矣。
所当尽力之地。可謂至言。我朝李西涯周旋于权瑾之際。所斡
旋救正出甚多。不得引刘謙之事而謙其溺也。李先翁吾所
不喜。而所評論西涯甚当。其續藏書。李公本傳。不可不看。為
刘謙伪难。在西涯耳。

西銘引申生伯奇。而小注有云。申生不去。伯奇自沈。為臨父于
犹能盡惑之。即椒蜂一事。陰險至此。豈可以人理化誨也死
于父母之前。宁去于棄親而逃也。安忍更加誉讒。且其親之
惡。豈待隔而後見乎。横渠蓋已原其情矣。

能底豫。申生之父。伯奇之父。為吉甫。妻父也。其後母
李古源云。漢出渭。詩葛出顧。不以献帝為名。計出董公下。其固

宜功無成也。不知漢出何名。古源不直斥其非。而云是或一道。
然則董公無功于漢耶。曰。董公一說。有裨于綱常。綱常之
之元氣也。漢家立国。始終賴之。非旦夕之功也。

鹿當他往。若夫為義帝發喪。假之也。元德帝室之冑。名正
言順。直之不事。而事其假乎。且饗曹瞞挾天子之故智也。

陳石堂之。孔明以道事君。蜀漢遂為蓁国。號事之敗。傅嘏
不待明主而知其不可也。昔光武中興。何嘗借孺子為名耶。

程畿慷慨死之。許葛瞻文子壯地。王湛阨口守將。傳会同日
成仁。皆孔明之教也。将士授刀所石。孔明之餘怒也。余観此便
識孔明一身。便是礼樂之主。卻伯温少時作論。謂孔明伯
佐。未必能興礼樂。康節何之美。蓋見及此矣。

李古源謂程嬰杵臼殺他兒以存真孤。為不仁。又設問如使
圣矣處此。則何如荅之。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但尽吾心力

爲耳。余謂嬰杵義使。又当別論。彼臣尽其心力而已也。身且不顧。何況他兒。律之以圣贤中道。不能無过。使孔子当国。必当有所用之。观其使子貢游說。以紓魯難。可知也。醫生但取其愈病。曷妻葛六用之。未嘗非中道也。

古源之朱子謂屈原之忠。二之过也。屈原之过。于忠也。此。点破窾。其忠之極。而極言之耳。蓋原与楚同姓。与国同休戚。如身為係虜。固所不甘。棄墳墓而入他国。亦豈忍哉。一死之餘。事俱了。原之設心蓋如此。論真得朱子之心。观其註楚詞。与經書並使。豈真以為忠之过哉。且人臣安得有过于忠。如莊子之臣之于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朱子非之。謂他但看得君臣之義。是逃不得。更無一箇自然相為一体意思。以莊為楊朱之學。而罪其無君。观朱子責莊之嚴。可知其与屈之深矣。

嘗窃在遼東。黄初間。魏丕徵之。乃浮海西泝。以為大中之起。不受。後又徵為光祿大夫。復不受。綱目書魏徵處士。嘗窃不受。綱目書法不云魏嘗窃而云卒于魏。書卒于魏。不使魏得臣之也。其与之深矣。古源謂窃客遼海久。以黄初之命而復泝。綱目書卒于魏。以寓不滿之意。誤矣。遼東客也。虽以黄初之命而泝。故土也。非泝魏也。不仕魏則曠然不淄矣。安得妄議耶。

刘伯倫酒德頌。近達。妄惜荷垂多事。犹未脱然于死生之際也。尤可惜如慧能已悟菩提本非樹。而犹自慇其遺蛻。死而不埋。已誤矣。鉄葉裹頸。呵見又出。伯倫下清試槌碎其像。骨能不灰乎。伯倫止多一锹。擲下則勝渠遠矣。大抵竹林中人病在作達。二何可作也。体自然与淵明乎。嗜酒与伯倫同。而其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応尽便須尽。無復独多慮。此真達也。成佛作祖。余不無疑。超于慧能。至淵明則不離藥酒。故惜遠公也。酒中證菩提矣。彼其攢眉于入社。豈真以無酒

得趣。入道如箭。正欲引遠公入醉鄉共成佛道而惜其不悟也。丙戌六月幾望。儒翁醉中戲筆

湧幢小品。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之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实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字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若舍此不去着实講究。即十券置之死地。圍而屠之。若羊豕然。其又何益。再有進却水上軍不可敗。点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着。方收功。不然水上軍抵窓点溶得甚。如此絶世神謀。闷祕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鄭縈有歟後之稱。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為庐州刺史。移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為敛兵去。嬴錢十券。緘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擅淮南。都送还。蕃由此觀之。縈必有大过人者。因末季托跡酒酣自晦。又知時不可為宣麻後亟引疾耳。

退之服硫黃以死。余嘗為之辨。後見此。猶於其卒也。深之以諱。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当酣終。最意色点不荒。贈我珍重詞。數然委衾裳。此豈服硫黃以求長生者。必好事者誣之。與天不察。而入之詩。要非知昌黎者也。

明道先生嘗為安石條例司官。伊川撰行狀。諱之。朱子謂明道乃大吏。以工作用余。謂安石新法。其意本非以禍天下而与爭者。激成之。明道之不辭。正分过之本意。而為天下之公心也。朱子当宋之季。有屈原之思。故註離騷等于四書詩易。蓋借此以寓意。非矜長而炫博也。丙戌秋日余小酌。微醉。取九章首篇歌之。不覺洒淚滿几。

退之乳母李昌。有男曰正鼻。老于韓氏。於其死。公率婦孫親視窆封。而銘其墓。蓋公以来周旋。遂失怙情。李不忍棄去。蓋感其恩同生我。故厚报之。其為嫂服喪。与昔事皆以義起。而可為沒世法也。

讀武侯全書

武侯行事。其在人心目。为戍秋日得其全书读之。瑣事与旁及
无俱详。而尚人品评悉备。偶有庸見。人所未及。书之如左
梁甫吟。訊晏子也。晏子智人。与管並称。所云三士。善用之。皆国
干城。而以二桃殺之。管仲有是乎。故力排南山文絶地紀。極道
其才。而継之以聽讒殺士。讒人謂誰。罪之深矣。為誰能為此謀。相
国者晏子又若美之。何也。此述俗人之言。而反称智人。為其所
愚也。孔明所長。全在用人。正与相反。
黄老申韓。皆吾儒所擯。也。文帝用黄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
治。良醫用以愈病。与参苓同。況
武侯所用也。申韓而所以用申韓。行之以刻核而
不同。申韓行之以仁恕。威之以法。行則知恩。後且但知有恩而忘
其威。限之以畏。加則知畏。後且但知有榮而忘其限。侯本仁
人。特借征申韓而吾之仁浹于域中矣。此等妙用。即申韓復
起。且不能知。況他人乎。乃片言数夫補侍。削去手写申韓字等書
等语。而朱子点竄其雜霸。似非知侯之深也
左将軍初得蜀人心未附。而即以嚴治之。乃能貼然。何以其
先用摩之。凡刘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与所排擯恩恨。悉別其
器能。處以显任。然後以嚴御之。民固不安。以無倡乱也。故終不
能乱。所云一日四五驚。正其時也。驚不為害。得先着也。然使曹
操乘之。真是可危。而侯亦料其不敢也。先德撫之而畏也。観其
論天下英雄可見。況禦之以孔明乎。至于器使蜀士。各当其任。
必豫為咨詢。权衡素定。若臨時而品隲。則晚矣。当時所最忌
莫刘巴。攻城之日。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豈真受才哉。高
祖封雍齒之故智也。
侯乘人心未安。即行嚴法。是謂得治事之要。閒不容髮。稍
遲則費力。且生怨矣。
侯与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遊学。三人務為精熟。亮独観其大
略。蓋豪傑読書。与儒生不同。観侯平生設論与書翰。無非

且如中肯綮此直能讀書而朱子乃謂其所學不甚純正又云不務精熟豈得無欠闕乃以儒生之學編豪傑耶侯之集衆思廣忠益縣開誠布公未一生得力在此然亦权衡素定如所云董勉宰事有不至于十而可見心有不安決不輕聽必求至當而十反不已尤人所難則開誠布公之所感也舜之好問而又好察何以加諸

侯伯仲伊呂而自比管樂亦何當管樂皆有王佐才一則輔昏桓而成一匡之業一則輔遊昭而成光復之功侯長嘯隆中志在匡復漢室而托二子以見意也曹孫皆漢賊必當屏意元德然非殷勤三顧必不肯出當掃地死而復活此其功在天下于天下綱常數而復完人之良心死而復活此其功在天下後世而昌之業甚細亦也至于才大而用不盡以盡之侯与管樂正相似豈其偶合耶

文中子云誅葛而無死礼樂甚有思乎此語灼然有見蓋礼亦節也樂亦和也孔明行事無巨無細必被規矩便是礼之實至公無我得人心之和便是樂之實一身皆是礼樂功成治定有其實何患無其文如乃程子猶云未敢望而朱子以為粗豈以三代之礼樂編之耶豈知礼樂固異世不相沿襲故武之樂不可律之于韶而忠質文互變孔明豈不能自異一代之礼樂也

陳壽論侯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安將畧非其明長蓋寿之識見止此非脩鄰也且亦有所指魏延子午谷之計此將畧而應變之奇魏人演之必當落膽而人皆惜其不用故有此論蓋壽之父為馬謖參軍謖敗而參軍自當分罪謖不怨殺而壽乃恨父之斃無是理也壽与是稱而不敬其無故受杖故為之辭

楊儀才幹魏延驍勇皆所謂小有才未聞大道也兩人又相水火而一时並用成得其益誰則能之乃兩人俱不善終則益子之言亦驗陳壽之普蔣何薦韓信管仲薦王子城父皆

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而蕭管之匹亞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即此論可謂深知孔明也。其用魏延不得已也。即孫仲謀之對使臣。楊魏收豎小人。若一朝無誅葛必為禍亂。其料事之審如此。乃知兩人不失為小人。而並用之以濟。尤見武侯之大也。

曹操追劉豫州至江陵。危急之際。孔明初見魯肅。即與定交。正風雖曰。亮之說權。全在交肅。然為之內。亮為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事之所以難。後濟他日荊州之借。亦肅主之此此論發人所未發。然孫吳誅臣。獨肅有為漢之意。不失為孔明良友。昔沛公見羽鴻門。沛公即因此良而交項伯。與結婚姻。竟得其益。英雄所見正同。

侯說孫權。同拒曹操。最得力在田橫犹守義不辱。與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數語。豫州方棄妻子而逃。不異喪家之狗。而反炸大其詞。所以為奇。其實最圓活辦駁。又在子之不濟。此乃天也一句。孫仲謀安得不勃然而起。魯子敬得不一點不能也。

郭大有曰。自古預命未有若季漢君臣明烈之言。有竟舜揖遜氣象。此論最好。或謂有疑孔明之心。此以小人之心測之。有謂知孔明必不取而為是言。又是常人之見。然以後主之庸闇之而不起。是為難耳。

先主遺命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維吳維德能悉矣。此其證也。遺敕又可見先主未嘗廢書也。蓋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又可讀漢書礼記。閒暇歷觀諸子經學莫盛于東漢。而三国承其末流。有志士無師學而學亦與儒生異。時異德乃武夫。而所作习斗銘。文法書法皆称今而況其他乎。宜其与孔明成魚水之契也。其知学同也。

孔明志在中原。而先定南征。似不免闻贵时已。然春三月徂秋七月而四郡皆平。何其速也。至十二月归。而料理无缺。知乃移南中勁卒。补缺家于蜀。为五部。呼当无前号。为飞军。又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国以富饶。始知南征非闻着。正为北伐张本。胡氏宪曰。攻心之论。非特和戎而孟获也。呼以服东吴。靖北魏。皆此意。知吴信绝。乃孔明止之。纪纲粗定。克复汉室。粗安。然而终不复反。至今犹追思祭祀不绝。何以得之。孟子论王业之呼近也。仆呼存也。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侯何忝焉。且以证孟子之言。非想像之说也。

孔明六出伐魏。死而后已。固以践其自许之言。然计曹魏之立。与丕叡之行政。知其有必亡之理。而才倍曹丕。自有必胜之具。故志决而不贰。非以国僥倖也。使侯邏十年而死。则三年而魏可举。魏举而吴已为囊中物。再数年。天下大定。礼乐可兴矣。设日蜀亡而魏亦继之。则侯之呼能料也。魏亡而司马氏得之。此侯之呼不能料也。天也。

陈同父惜孔明之早丧。而逆计其未成之功。一论爽人心目。乃駿马之喻。谓孔明固司马懿之诵诈。故去诡诈而求以大勃。置术署而酝以正兵。此论非知孔明而不免自露其杂霸本色。其识不如李靖。二与太宗论及禽纵孟获事。疑有奇谋妙算。如靖曰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此真知兵。能解真治孔明。盖善用兵。必于正中出奇。故有胜无败。专用奇如不大胜。则大败矣。

王禹州论昭烈取刘璋之基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都吕此二语。是非了然。乃有为孔明辩之。取蜀谋出法正。孔明不与闻。即使闻之。何累盛德。

有谓孔明天民之未粹。如夫三顾而起。身许驱驰。呼谓遭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如鞠躬尽瘁。寄命託孤。安见其未粹也。余则以孔明为大人。正已而物正。正也。南征一行。终身不及至令

即之亦而已祀余以過化存神而方之似非澳語如魏延楊儀小人之才也但以能使之並效其力而終不敢為小人刘禅庸主也其委任之篤也固遵先主父事之遺命也孔明統重乎外而遥制朝命何以無識介之爭黃皓未嘗不在側何以不能媒蘖其短無論其身也侯既卒而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為相蓋遵侯臨終之言而黃皓猶然不敢肆也使蔣董不即死而後主先廹猶不失為守成之庸而能使庸主為庸君則已已之效也即伊周之於太甲成王未

虎魏得狗夫公休在魏起兵討司馬昭其声大義于天下不減孔明但成敗異耳觀其麾下數百人甯死不降斬之亟尽其得人心与孔明不異此豈一朝一夕能致之其起義能遠迹而不謂之大人乎哉

孔明兄弟分仕三国皆居尊位享大名說者謂蜀得龍吳得狗之說必賈充之徒為之良然二狗有一德吠非其主忠也公休起義正吠非其主而不失為烈丈夫乃魏朝诗禽則狗之不如也

曹操下吳不能支勢必須據豫州以自助魯肅首倡此議為吳也操虽敗其勢尚強不可不備故勸借荆州与為吳也到底孫劉宜合不宜分而肅之識見遠出瑜周蒙之上使肅不死必無鼕羽之禍蓋為吳深計与其交魏不如交蜀之可久也故指蜀以自利肅必不為也厥統免官肅乃遺書先主以篤之乃知其交好二国有一片真心在豈他人可及哉而後来和好頓絶竟不出其所計也遺恨失吞吳未滿与孔明可謂金蘭之契矣孫仲謀因借荆之後蜀勢日強遂以一短訾之則其識淺耳故論吳诗固当以肅為首統論三国則以孔明為首肅即次之肅之為吳而薦為蜀此直能為吳也李古源乃謂魯肅之于昭烈犹項伯之于沛公也是肅为懷二心也矣以此評三国人本而謂肅次孔明非兒童之見哉

費禕董允者名而允父和於二子同弔喪故給鹿車以試之
因允有难色而禕晏然以空其優劣此以識量論焉然允
輔後主能使主嚴憚而黃皓不敢為非自允卒而黃皓遂
進中常侍禕又薦陳祗代允祇与皓相表裏阿意迎合終
以要寵以此相較何啻霄壤耶
厥德公呼孔明為卧龍其藻鑑不必言孔明每至
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知其才品必不在孔明之下三
國擾攘有才无無不欲自見而德公鹿門長往風隱鴻冥將
無以卧龍既見天下事已有人任之而已可無出耶然嘗窃
德公之法也曹丕再徵而不至其識遠矣
晉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
国之時以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鍾
鄧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焉其識过人遠甚即朱子綱目亦
本于此而温公之失不辯自明矣習乃桓温时人作春秋以譽
温之覬覦非望也
兗州有武侯廟初州人以鄧艾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滋當
夔毀去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以
此厥民呼謂道之以德也
晉趙程朱二夫儒論孔明多不滿之意如程子則孔明有王佐
之心道則未盡論其礼樂亦礼樂未敢望他人其心近王
佐王佐而曰近儒者而止云氣象朱子一呼學不盡純正又云
學有未思又因讀書昔不務精熟而云不無欠闕又述天民
未粹之說至論礼樂而云粗底大抵遵程而更甚余反覆思之
總為取刘璋一事而究未精耳(考)如程子論之則云豈有特地出
迎之都于座上執之朱子則云孔明教先主殺刘璋此皆史傳
所不載程朱何據耶且取璋出法正嚴統之計孔明未嘗預
也先主取蜀又遷璋公安尽归其財物授以振威將軍何嘗殺
之且讀拿州一論便了然矣豈程朱因门人之问未及详考

率爾答之門人不察而誤記之耶即綱目經晦翁筆削也前所營之事亦營有也近讀全書帝搜廣引評論雜陳然後孔明全体畢露王風雖輯此書不但有功于孔明且有功于萬世俾有志聞風而興起也快哉

權字元难識程子曰權即是經也誠昔人所未當朱子又引孟子援嫂之說而云經權亦当有輕蓋合二說而權之義始備大抵天下事權即是經也什居八九而反經行權如不無一二荊益皆王土刘表刘璋為僭竊志圖匡復兼所必取故草庐暗語孔明首及之虽取之少有差池何傷于義如取援嫂之溺已逝死為生矣乃追議其叔曰向也汝安得援嫂之手程朱之論孔明毋乃類是耶羅豫章曰至诀葛孔明而後可与权人才亟可与权而不可有加此知孔明也亦知权也

有聖美品有豪傑如聖美如其地不同而見地不無小異豪傑意主于治世第取大德不踰閑聖美意主于明道致嚴于小德之出入程朱之不尽许武侯似或在此然不害其為同也第不識孔子与伊尹使之同世而相遇能相視而莫逆否子美论謂孔明伯仲伊尹固屬卓識尤奇如又有论之凄其望吕葛不復夢周孔夫古聖合称之人如稷契周召等甚多皆同時並列即伊吕異也以商周鼎接功業相当今吕葛相去千餘年而功之所就懸殊乃此而同之豈不驗人盖论其品也故如子美真是孔明知己識在衆儒之上余在成都訪訊葛祠土人指錦官城外西是及往返乃昭烈廟而以侯配享但土人則呼為丞相祠不知何故再訪子美草堂則有丞相專祠列于草堂之右盖嘉靖间創建西余謂二公神交有年今作比隣九原之下宜当相視而笑尔应以葛杜称之

姑蘇楊循吉自敘云少好蓄書一卷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問之茫然無可答也余亦同病故涉獵多記憶少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可為讀書五喻余因銘座右云多覽不如少録多録不如少讀多讀不如少熟紬繹則味醲溫故則新續有恒毋怠有序毋迷座右書之自箴自勗

薛魯叔太史序徐見可集有云余嘗私謂文之摹古如非古也其刻意為古也非心融為古而心融不為時俗之所摹也真融逼如吳之巧工摹為舄鳧其形製顏識色澤非不商且周也而終不可為舄與鳧故眩吾以為真識吾以為贋夫至于贋而市吾以為賤矣今夫宣之窑成器之陶初未嘗型哥范象也而世爭寶之無以異于商周之遺物蓋物之至寶時有所不論圜也況于文乎

故世有古而文無今直有至有不至焉能至矣何用摹古以為奇也不能至而又何妨創為奇以作古也陶冶之間有鬼物矯躍而出于地變而幻于火其形非不有所拥小周然怪而不奇今世之以怪為奇豈少概也此有識之言所以砭世之僕也

孟古人如故録之

鄭宮坊以偉嘗与余論詩不如文須意在言外忌一直忌易見忌全篇嘗二一隅嘗如山中有雲嘗如畫平遠嘗如禪家棒喝兩悟自解他人作一段謎猜不嘗其有理無理也然亦有直有晦有典又云格勿入近二則落檀窠勿用輭二則落浮格要如一鼎成一制字要如一碰承一柱又云神藏于肉而肉不可太多筋絡于骨而骨不可太見俱是詩家三昧

作詩文須先樹品人品高而詩文俱自成家對然傳矣若其人無品而欲取重于詩文則古来名家車載斗量栽

詁文各自有法。既為之須按其法。即道学先生。不得謂詁文緒餘。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則之理也。但為詁而止以詁人自待。為文而止以文家士自待。詁文緐傎減一格矣。李杜以詁名。韓蘇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曰詁人之詩文士之文而已耶。

寡欲則神清。神清則文章之脉理亦清。多欲則神濁。神濁則文章之脉理亦濁。故有濡滯多而能文者。雖雕絵滿眼。一时脍炙。而世有明眼吐棄之矣。

余君房先生。謂 国朝之文。孔正前後。須各自為還。蓋以前朴而後文也。夫亦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說耶。然讀 国初以来之文。雖多華采。令人可信。如嬰兒啼笑。不必自記而知其真喜真悲也。優人登場。一笑而東為雪涕。然三尺童孑知其一悲一喜之假矣。嘉隆以来。法名家之文。實似之。此易故眼。將無文之盛。乃其衰耶。不知百歩後將何置評也。詁公自謂斟酌韓蘇。公誰為勝負也。

云村先生以文章自娛。作詁擅文。乃天地间第一清事。信可娛也。若以应人請託。則人役而已。何娛之有。古人亦有作于請而寥寥短章。或止叙尋常行事。而不以為怪。今或虚套必須長篇。必須泆飾。長則樓無實之言。泆則擅違心之語。此有志節之士。所必不能堪也。故泆墓之文。斷不敢及至于他文。亦偶一為之。必甚無疚于心。勢今年已衰耄。精力有限。遂一概謝絶。時手一編。偶有会心。題以寸楮。投之笥中。積至十数條。再加簡閱。録而存之。家塾示我後人。俾不迷于何往。庶不虚度此餘日也。

余不但作他人文耻于違心。即述我兩尊人遺行。亦一語虚飾。此如書史傳神。期于逼肖。傳之子孫。可以示信。可以徵武

矣世相傳文在而吾兩尊人恒在也且不敢乞言于鉅公蓋生為匹庶雖有善行而名不出于閭里蓋素位宜爾點染墓已成浮奢不敢以戒兩尊人古心古行淵入时俗浮奢中也果有言不輕發如不悌百拜以請

吾夫子為勢世斯文宗主又以一達字闡千古修辭之訣達豈易言哉自秦漢迄唐宋以文名家率繇斯道吾鄉農丈人先生于近时文人独推服刘子威先生蓋近世名家如應下瑯琊王不逞模秦範漢子威所模又進而上之似為稍勝耳然孫月峰先生与農丈人論文称契又不滿于子威置之閣位何也其論文須開口便是方是作家渠却開口便欲不是人称述史鶴亭論于鱗拈筆時先有使人不易解之意而併以糾子威然則于鱗子威所病總在遠于達耳會州太函於達為近而又以為不脫經生習氣知達之一字信乎難之矣

序舒元輿作弔刻溪藤文刻溪藤可作紙言今之錯為文出皆天淵刻藤故弔之余謂文以載道而生于情也以道約情繇情生文而後言可立矣今不情之辭叔道之語斗量車載譬刻藤之羞也甚可勝弔矣

杜正杭云三代之人必習為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应对蓋赫蹏未興未牘未削一切利害事為宜皆面陳而口對故必其平日学問該博事机熟遠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几筹畫費几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旧語猶自詫以為奇而況于立談之頃乎吾讀史至子產之对晉人張祿之对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应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多二帝之時答辯如瀉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當必破的其旨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唯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傯以十事要說明皇此皆修詞決策預定于平日也范文正自做秀才

便以天下為己任。及天章閣吕惶恐不能对。退而上書詞之
難也甚矣。今以為確論。
又云。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関繫時政。及彼已情事然後為
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如與嵇復燕昭王
楊惲報孫会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与蘇中郎。千載之下
讀其詞及要其意。未嘗不為之潸然出涕。如傳之不朽。良有
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横之喚。曄鄒陽之上獄。如
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況其屯乎。自晉以還。始尚小
牘。然不過代将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文言既不文。事与可
紀而已。或以高美見賞。或以書翰為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
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温清之俚語。而史之
梨枣。亦以傳。殊不知取甚矣。此論更確。
又云。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雖有用而
惠于遺忘。故唯有甚事一事不唯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而且
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呼忽署。今尽留心。敗篋蠹簡皆
為我用。始知藏書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蔡忠惠謝洛陽橋神助非一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為
記。亦言之不足。費金錢成數。与点
在今日。必有許多涕唾之語。
楊唯立 守隨 作許某誌銘。見鏡川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
吾弟此作。蓋睨于誌銘之言也。洛有覽者尚論其 。難乎
免于君子之誅矣。
朱平涵先生小品。如近日之字。間有為上官而作。如考滿
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然套語
諛辞。若出一轍。白沙先生一切謝絶。即刘東山為左佈郡太
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呀不敢施于当道。一嫌于上
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先生作潮州三利窮記。盛言太
守周鵬之以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之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灯

挑尽几沈劣文章信史知谁是且怙人间润笔金今有明知而故为诿更有献谀以凌妄彼此瞷然不但润笔且以乾没矣
又云钱澹菴先生学问识力極見推于許敬庵先生没而許閻又云钱澹菴先生学问识力極見推于許敬庵先生没而許誥之最诋末云学论確為孔门的派而鑿凿变化力点有所未合故或剛而近于激或大而失于疎或處家庭鄉党有偏蔽不该洽之處先輩重直筆公直如此许先生固不可及而钱先生之矣益顕今之諛墓如豈非無善可称故無病可見概以
游词墨責矣
又云一達官過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矣天下景仰何如漫应曰河下皂隸尔盖謂隨便答应没甚緊要関繫也余謂河下皂隸乃应付過客聽差使者此言極中今州之病点近代文人之通病文而至今日即無之可矣
董見龍序元凱集陳勳云讀其所作如入清溪棹晓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舲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
堂骨雅步緝趙不失尺寸斟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点似其為人此数語摹寫極尚而文士点宜佩服其言
孫文融序葉工部集云叔仁為文於古則宗司馬子長於近世則絕重王元寵以為昭代第一營告余之試讀鈐山集序彼时权相灼灼煙炎手也然元寵于相業略不一及且徼刺讀此令許公皆倒戈避矣余因簡閱鈐山集序文十餘如蜩如蠅讀至元寵便覺風恬波静令人心開目明妙在無意行文而評隲允当絶無枝詞盖寓風刺而渾然不露时允寵官閣詩而視权相不啻脩輩文固平平而其品可重也推為第一不虚矣然豈徒以文論人哉
吾鄉楊太宰守阯序乃兄文懿公文述其遺命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関于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為一人謙論如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点去之此可為選文之法即以文人自命者点缀服自不輕于下筆也

湯義仍之我　朝文字之学学士而止务趋志已弱拳夢陽而下至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賈文耳滋集無人敢如此說其識高出逸集文人数等矣又嘗答陸学博文字談死佞生須昏在為之想義仍不肯為賈文也

文章家若有高世之識寫自得之語便不必求之于字句之間一見而了了于目一入目而了了于心一会心而了了于筆在詩謂之真詮在文謂之真訣此之謂達此之謂本世之為詩文者如村夫諱鄉談学官話情多不達而音又多舛方自矜其超于俗而不自知其陋也近来古詩学漢魏江体学盛唐古文学秦漢大都似之如少陵之詩昌黎之文何嘗不脫胎于古人而各自名家絶無摹倣之跡蓋横絶宇宙而与為对也

記事必提其要簡言必鉤其元此昌黎讀書法

昌黎上鄭留守啟蓋辞命之最涉勢脫胎于左国而不襲其隻字人自強項事本序述而逶迤以出之曲折轉換令人意滿退之答刘正夫云或問為文宜何師必対曰宜師古圣賢人曰古圣賢所為書具在辞皆不同宜何師必対曰師其意不師其辞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対曰無難無易唯其是尒此公作文之筌蹄也故自称其文曰所其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取法高其自信真其自任重後来文人豈易窺其藩耶

又曰用功深其收名遠又曰圣人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其能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此皆公作文要訣也至于答李翊一書有志于立言者最宜熟玩

又答侯継之僕少好学問自五經外百氏之书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観然其所志唯在其意義所至于礼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藝之书未嘗一得其門户曷今之仕進如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夫君子也今不為時所

用。将试学和前之所希。固文人所同。然求意义所归。则持学而说约寺也。所以用之不穷也。至论之一所举非大儒不暇。汉之郑玄。宋之晦翁。比旨兼而有之。此其所以为百世之师也。

太原王仲舒碑。谓其文有古风。至为天子所思。而刺婺州。后观察江西。政绩俱为天下最。其碑词曰。生人之治。本乎教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昧(晦)。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陈当用而迂。乖庆不伸。较是二如。其过也均。有类王公志儒之本。达士之经云。余谓生人之治。本乎教文。此名世语。孔子以教文自任。岂但删述六经已哉。如有用我。俾为东周。一时之文也。六经垂宪。利济无穷。若世之文也。即昌黎极力于文章。何尝不思济世。其该经济见于文章如此。可见施行。文人云乎哉。

商州刺史董溪。乃丞相晋之子。而公尝为晋幕官。则溪为通家公。志其墓。始极称其美。谓父子间自为知己。然后未出仕。摄粮料使。序书载溪与于皋谟坐赃数千缗。勅贷死。流溪封州。行至潭州。遣中使赐死。柱德舆传。亦载其事。如今志之。粮料吏有忿争。相牵告事及于公。因徵下御史狱。公不与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某年月日死湘中。以平日受恩于乃父。不得不稍为之讳。然云引伏受垢。不云受诬。则赃污可知。云徙封州而死湘中。尚在中途。则赐死可知。所谓微而显。春秋法也。而我后人。必为辨其诬。而别设一番话头矣。

古人志墓。总是欲存其姓名。恐后被人发掘。子孙得有稽考。非欲夸诩于人。故昌黎作志。有止纪世系生卒。子孙姓名。今已尽失其初意矣。

昌黎志墓。实幼百端。至卢虽巫墓。志铭。姓法曹墓碣铭。尤无虽不可学。然阅之可以极文之变。

毛颖传。作祖自戎。所以为去。庶门称其似太史公。何也。道耶。

陳唯室看史法之毋看一傳先空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
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
体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辭妙語可佐筆端
之紀之若于此數句作一事之工夫恐未盡善耳
昭明文選不收蘭亭記謂因天朗氣清似秋綠竹管絃語
複為嫌非也昭明文專取華藻而此記直寫胸臆乃真文
章也固非昭明所賞識故朱子亦鄙薄文選為文之衰古
戒亦恐五惧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皆作佐郎陳寿宏著
人不當文選其亦有見于此耶凡為二十四
亮文集凡二十四篇向府作牧权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
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簡兵要皆名篇之目而目亦不
全想宋时尚有許書今何以俱不令傳則全書必收之
矣孔明千古異人片楮隻字自当珍如凤毛而竟不可惜也
亦可怪也今全書所收心书數為對為皆贋為之去不足观也
朱平涵先生小品云浙之文章莫替于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却
至国朝金處許公開先正對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
门王敬所序一卷許雲邨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
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号成家近日余漢城孫月峰
点錄独工又如馮具區文集俭簡质可读屠緯真天才駿
發法度不品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
固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豈盖天下瀆泉之史筆何
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几歐陽後世必有能詳之者
又云敘事文固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脅之必曰事我
當貴可得而序書姓與俸作史思明論曰將軍壯士能屈節
事受高爵厚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

如此。余謂此雖小疵。文人易犯。不可不知。

在杭。文章窮而後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躅。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繁。親友斷絶。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澀。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為伍。欲其不工。不可得矣。不特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登第。不過以本領省心計閒耳。然在杭所得。益知在于冷曹至余之得益又在失路。蓋詩文之病。莫甚于名位。名位微。求之不至。故得專精而前

于景素与吴安節書云。近查得林次崖爲蔡虚斎門人。曾作易經蒙引序。第可并其師。則甥舛其舅。似無大礙也。余嘗遴刻外舅吉甫先生鳴皐集。而僭并其前録此鮮嘲公孫獻指物論一篇。凡二百六十九字。中間用四十九指字。乃知昌黎送東野序用鳴字。有所本也。

今詩人滿天下。而識詩訣者少。詩愚乎。在吴子一所云一言以蔽曰。授人以詩訣。而人不知也。思無邪。則子為真。考臣為真。忠喜怒哀樂。必無妄發。而黄之于詩。理趣益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鳥韻花香。皆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詩。極多忠君愛国語。而人不厭。黄自真心也。後人無其心。而倣效其語。人遂厭之。而近有好新異者以沒及君国為祕

猶之懲噎廢食。可受也。

鄭所南之詩之法。祖于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筆法之律宗于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筆要在澈。詩書之潤。益其灵根。歩月至才華吐為天芻。其体製欲温柔敦厚。雅潔澄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洛古之風。归于性情之正。毋為时之所奪。

楚辭如光風轉蕙。汎崇蘭分。蘭蕙之盛也。如晴日之下。燁燁有光。微風動搖。光尤激灩。然則光生于蘭蕙。而今屬之光。此

词人下语之妙今無因而称光风又倒為风光便不通矣风光
何光之有
于鱗最為一时脍炙古七言律其评唐人之王維李頎頗臻其
妙而不滿于少陵以為頼于自放至其自作全是步趋少陵
然唐人皆縛于律即以太白之豪畏其拘束不敢多作独
少陵之作最多而穷工極变無一複語于鱗詰讀至十餘
首天地风塵百年萬里屡出可厭蓋止学少陵感嘆悲壮
以重字為題乃有近体多重字或失粘黙終屬小疵
刘夢得賦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竟不敢用此見唐人作
詩用字之法蓋詩之用字宜典但糕字原見周礼糗餈註
而刘不知故来子京訊之今有作詩而俗陋塗語尽入篇中奚可哉
李長吉傳稱其未嘗得題然後為詩此点詩家一訣古之名
家往々如此即李杜除酬贈即景詠物之外大都皆先有詩而
後綴以題今人必先有題目如秀才作制義止蔴揮題目而去
性情遠矣
長吉長使小奚奴背破錦囊隨行遇有得即書投囊中及暮
归足成之蓋專搜剔天地间人不曾道不能道之語此又越
于性情而事冥搜固造物之所忌也無年豈以是乎
古人詩有対法錯綜而讀之不覚其参差如裙拖六幅瀟湘水
髻綰巫山一段雲紫駝之峯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細鱗句
法最妙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二句皆頂矯首遐観未兩喻
一意轉換呼应之法最妙杜詩整就三冬臥老鶴萬里心
同一文法
胡元瑞論七言律自閻元便到嘉靖固未必然徐昌谷謂七言

律最盛于我朝似為近之然于
之盛可也謂之最盛不可嘻律詩
韓昌黎集其門人李漢所編其編詩止有古律而類古詩
則五七言古風与今同也其律
手排律不必言即五七言絶句
絶句截律詩前後中之説耶
今人歌行鮮有作五言古人多有之如太白南都行江夏行
清溪行動將軍歌又秋浦歌十七首有十句者八句六句如
皆五言而内十四首皆絶句也少陵有彭衙行哀鵬行皆五
言歌則無之而李長吉有還自会稽歌河陽歌等
雉飲酒歌有傷心行古悠悠行勉愛行皆五言勉愛行三
首而一則絶句也至七言絶句歌行古人最多至少陵贈
文行用仄韻止四句内用君不見又他人所未有也
刘伯川泰和人平居不与俗人接然善視人邑人楊士奇年十
四五時与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甚敬人子留款特厚
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十年勤苦
事難窓有志青雲白玉堂会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緑
衣郎士奇賦即景詩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
瑤不猶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頗孟潔笑曰
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凡亦進士爾士奇
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有為子
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為庶吉士而卒士
奇官至少師余謂陳詩淺露楊詩何等醞藉若無意于功
名而圣門言志而独与曾点意亦如此閲此二詩不但可以辨
人品併可悟作詩之法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黄粱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
功名無地不黄粱憑君莫向癡人説三与癡人夢轉長瑞溪
王棠慶訪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

終有歇。吕翁点是夢中人。二诂一顺题。一翻案。俱称妙绝。如
云象渡河。徹底截法。他人無復下手處矣。
朱子嘗戒人作诗。而来不廢诂。二未嘗不工。诂即学也。白沙点
然。陽明点然。即靖節点然。蓋发自性情而非矜奇翔巧。故
無勿于学也。点有诂人原非道学。而偶得儁语。默与道会。
而不自知其所至。知其性情不俗也。
杜牧诂。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賈島诂。一千尋樹直三十
六峯寒。皆庾人句法之新異者也。句法无異
动靡一片嵚岩書。千古光輝。謂昌黎誌其墓也。句法无異
子美善詠馬。点善詠鷹。皆借以写其胸中世之志。与經世之
器。鷹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戰爭能耻下韝。具見英
雄本色。如当时如郭如李。若僕若假之权而不專其肺何憂乎
安史。而点無藩鎮之横矣。
若以世俗之矩矱诒诂。則少陵点有在繩尺之外。勃然鉤深
擷奇。劳攻極化。刻畫幽微。攫拏虺蠖。如入武庫。五兵縱橫。
如探海屋。珍宝璀璨。固辞擅百代之雄也。蓋祖漢魏。軼点朝
色。四序。采无無不入其範圍。所以謂之大家。而後人必不能
至也。蘇長公謦步後塵。然少陵於性情近。長公遠。則少陵
用意長公聘才。诂之所貴在有才而不用其才也。
大家诗。当另具隻眼也。
註杜诂。牽合傅會。謂必有為而發。固非。山谷謂全出無意点
非也。诂有賦比興。果如山谷之論。不過一比耶。凡杜之詠物诂
皆比也。
今無論能诂不能诂。開口訛落。衆人。衆人安可輕也。衆有步
趙。衆人也可以分路揚鑣。有自操枹軸也可以開山作祖于

鱗刪詩屏去宋元吾不能不為稱屈蓋局于所見而不圓也。
杜牧序李長吉詩尊之至矣。乃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詩何嘗不貴理。但以渾融不露。意在辭外為佳耳。甯失詩
理。殆非通論。
作詩主情景相發。不可放過情景相乘。不必強做。強做必不佳。
青蓮有志復古。故七言律最少。少陵七言律在盛唐詩公中為
最多。能于規矩繩墨中。錯以古調。如生龍活虎。不可把捉。自
可雄視百代。即太白不能及也。況于鱗輩乎。而訊其類手自
放。此可与立。未可与权也。今人大都落王李頑窠臼中。
使王李作至數百篇。觀其前則品量。今則詩柄。初学可覓之
古未選詩最多。其佳者前則品量。今則詩柄。初学可覓之
以為準。矩矱既定。須遍覓古人全集。盡收而独詣。然後可
以名家。蓋詩一經選。品人有千家。卷盈千帙。總是一家言耳。
安能極詩之變。庶人以詩取士。故無不攻詩。竭一生精力千奇
萬怪。何所不有。自品彙正声盛行。而為所囿者多矣。詩如
又選詩變品。然終不能該
余平生不喜作應酬詩。如慶賀送行之類。鋪張諛如新柳
落花等題。賦至數十首之類。摹擬諛如四言古樂府之類。
以情景不湊合。而擇有中所未有之語也。蓋詩所自来不外
情景。或觸景生情。或緣情寫景。情景參隱。哀孤抱之情。
何必投人之好。描畫眼前有之景。何取冥搜之苦。此余
自謂得詩之趣也。得其趣。賦得其益。參寂非是不猴。陀
穷非是不遇。覓結非是不斲。寬憤非是不平。杜詩之陶冶
賴詩篇。又云陶冶性灵須底物。此皆实歷語也。鍾嵘有詩
穷賤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詩。已先道之矣。
昌黎之南山。韻賦為詩。少陵之北征。韻記為詩。体不相蒙。
孫革老主平甫相提而爭優劣。固非至數。实于山谷之語
亦未是也。南山琢鎪刻畫。詰屈聱牙。自謂為体傑出古今。

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固不易学亦不必学総之未脱文人氣
習也北征故是雅調古来詞人亦或有之即韓之赴江陵寄
三学士作亦同此体唾其淺塵耳也
刘禹錫称平淮西诗如州中暇日聽鶏鳴譙楼鼓角声和平
以為尽憲宗之美又曰柏梁既災後羽殿初成高百尺遠延
以為尽李翺之美又曰柏梁既災後元和二十載四海重見昇平事
以為尽憲宗之美隐居放言詩話如吾不知此句為何等語謂
論詩大謬王勉夫曰詞人意到自有呼嵩高錫之意隐居
自不解耳余謂詩貴平穏貴涵蓄使人想像而得之
于字句之外政不必以粧点凌厲為奇也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之于窮之意雖
淵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
規模其意而易其意之奪胎法余謂換骨奪胎不離
于窠臼巧則騙人拙則敗露高人偶合原非襲也請試以一
語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處行

在枕論書云各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
以不朽此論得其本領
又云作字結搆体勢原以取態雖長史奔放顛逸要其神
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頽然自放也即旭素侍御莫不
皆然今之学草如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敢輕易
效顰矣余因此得草聖之辨圣人步行而不沸效顰者不
至為小人無忌憚也鮮矣
又云臨古人如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味看其
用筆之法從何起搆作何結束体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
而衍佛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忘求
酷似且須沉潛窮究知其合且離神遊意会久而習之得其
大槩下似有脱

智愚贤不肖天之所禀古今一也古之愚者必让智与有等差智復让智而天下之大智出矣不肖者必让贤与有等差贤復让贤而天下之大贤出矣智愚贤不肖之不齐而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大智愚贤不肖各安其分各止其所而天下治也今之愚化而为诈矣今之不肖变而为奸矣逞其奸诈自昌矣智而直矣智者则妬之排之俾不得行其志矣矣智既诎而愚不肖攘臂于世天下何繇治乎

民犹水也分之弱合之强水之分也可以沃焦釜可以漭阊及其合也千尺之隄弗能御等人之努弗能回今 国家多事国用不裕既已加派于民而官日贪衙蠹日恣民困敢怒而不敢言也使积怒之極合而洩之其害尚忍言哉

在杭云古人五十服官六十县令县事其间用世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之殿历诎艰无乃太骤乎噫古之人论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择也随才设官终于其职无序迁例转也夫人各举其职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间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也谋论繫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竟跖不宪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是然点未泳之墨也国家取士首试经义欲其明礼义次以论试其识见以表试其学问以判试其宦术又次以策试其经济士果循此岂乏用世之具乃上以实求而下以虚应既而上点求之以虚而下又安能反之于实是幼所学与壮所行全不相蒙原无用世之具安所用其官人之术而天下迄无善治矣

又云今之仕也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也竟盗钟鼎之名得罪

小民也可施弥縫之術唯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罷矣
此語切中時弊總之公論淆而世風薄也然有特立之士
百錬之剛周身無縢官長巨室其奈我何
又云進矣退不肖均也論其等級則進矣宜多于退不肖如人
養生進粱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矣如則謂
之市恩謂之植党即不然亦塞人望而已至于
改訂醜詆不遺餘力稔行俚言嘱託滿紙初若令人怒髮
衝冠不可忍耐久而習以為常矣不但言人也嗷笑如不由
中而被其言如点悟不以介意矣噫礼義廉耻国之四維臣
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汙衊之其究也使人頽
不知恥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摘為羞則言
出愈軽言出愈軽則聽之愈無所遵循而大貪巨姦潜
其中不復能辨矣為国家慮如不得不為之三歎也
又如居家而道学士大盗之數也居官而建言士大夫之托
也極中時病
又云乱世之奸雄其才必豈以自文貪得之鄙矣其術必豈
以自固故于紀済悪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如皆世所
称善人也
從来任官法網之密無如本朝如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
不以虚文相酬応而京官猶可外吏則命甚矣大抵官不留意
政事一切付之胥吏而胥吏之所奉行如不過已往之旧牘歷
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正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心亦
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応之一有不応則正之胥吏又乗其隙而
縄以法矣故郡県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
振職此之故也余謂点視其人自立否耳果能潔己愛民所発
行十猶可得五六上有毒監司与之同志十可得七八若不
留意政事則胥吏操其権矣此不得尽委之法網也
又云上官涖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吏勒

弊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报例以欺百姓至于忝竭有禁饋送有禁阅節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司何以表率庶職而下司何以令庶民也此言切中上司之弊实也不然但责实不忘少忝嘗為縣官七載各縣同官相念動以上司檄取預徵紙贖為苦独忝以不見及為苦及忝罷官有譚其故之預徵紙贖覓必不取之廉官然則廉官之廉貪上官何嘗不洞知然不取紙贖也未必以廉喜而取紙贖也必不以貪敗是以公論淆而民受其弊也若上官责則州縣之貪实少矣

又云為令实有八难勤瘁尽職上不及知而礼節一疎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閒而当道一怒勢难挽回二也暗室洞見為無奇而邪翅鄙語據以為实三也烟劇之地以政拙招荒僻之鄉以疎逖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于朋儕小民所恶每見仇于蠹役五也蒲絲不前則责成稍至苴苴不入則萋菲謗興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课最易盈衙縻伏于康莊七也剔奸壁壑难调駔儈之口杜门絶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余謂八难誠令之所苦他官未必至是然能以清正自持則难去其半矣再能以恭命自安則难不足慮矣若能以实心行六略則膏澤下于民唯令為便也不可不勉也

宗丘濛字道源仁宗时人喜作詩讥嘲时事嘲执政之窠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迁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与大千又有詩云三圣艰难平九有總当陛下守宗桃太平日久还知否宦濛民穷士卒驕宗至仁宗最為盛世而貨賄公行陵夷有象蓋盛之極即衰之始此泰之所以訓焉河而曾之所以戒日中也

張士逊苑洛外孫年十七游至京嘗論致太平之道曰今

之举子業与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亦国之
成憲今為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宗制度違越
如此況望其学古議政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事蓋致天下之
治在郡縣而他日為吏皆庠序之士也士染少年有此遠
識為士而背違傳註必為令而弁髦功令至今日而決裂
甚矣天下所以日趨于亂也然違駁傳註作俑于陽明律
以夫子之從周余不能無遺憾矣
人有恒言官清民弊余謂不貪取清之細耳蓋政有條理
無混襍之謂清而最易溷我莫如胥吏耳此輩所以
能溷我起于行政無條理如賞罰無章則或為惠于法吏
作威于法外遵速無節則有取之而下苦棼杼予之而下無果腹于是
之出納無準則有取之而下急而故緩之下緩而故急
利归狐鼠而害及閭閻虽一介不取而民未必樂也
孔融棄市七歲如九歲男俱被收女謂兄曰死耳有知得見父
母豈非至願迎頸就戮神色不変余謂東漢尚名節風
教所漸及于幼女士之臨難固不可貽羞于此女而制治于
重名教培氣節誠要務也
王勉夫云漢侍中黄吉二千石其職甚微今掌乘輿服物下
至持痰器虎子武帝以孔安国儒如侍聽掌御座唾壺当
时榮之故旧儀謂侍中執虎子余謂漢時左右奔走皆用
士人此猶三代之遺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君臣間情意
相通不異朋友而去古居之陳善納誨時有補益後世易以
中常侍而宦官宮妾供其職以致君臣间礼節繁多形迹
拘閡情好隔絶在上名為重也而不敢褻用之而在下名為
自重而不得親其主泰交不可期于世矣
人心之不死古是与非也是非明則天下治不明則乱然天下
雖乱是非不明于上而猶明于下故夫子論褒貶而取徵于斯
民又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公議也天下無道而公

謙不泯也。余觀今日有大謬不然如為官不貪官雖而貪不
謂清廉。而奚其拙也。為官而執法不徇。執礼不媚。不謂端方
而營其傲也。有才而試不售。有理而訟不勝。不謂有司不公不
明。而曰莫為先害也。蓋以洞盡寰宇。行芒芒聽囑託。為仕宦
当然事而清貧自守為世界必不可容之物。人心世道至此
吾不知其所終矣。

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故自可思。道無日不流行于
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道矣。安遵行之。即
不肖安忘。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亂。人遂不知有道。不肖安
固明教之。即奚安忘。潛脩之。讀言之而不敢露。天下有道。而君
子以道应之。如持灯向燭。其光一也。故道可行而見。無道而君
子以道投之。如級蘭而入鮑肆。其氣殊也。故道不行而隐。至
發揮斯道。老儒之功居多。李老翁動。姍道學其害世不
小。吾故痛恨之。謂当与少正卯同誅也。

儒者之道。常拘方而少通。施之或不適于用。然存之足以扶世
教而遏民邪。近以迂腐厭之。而李卓吾以道学先生為姍笑之
。無識者又沿旁和之。余謂儒儒皆詖道。而所詖之道。皆高曾
矩矱之規矩也。士之用。萬変而不得離道。近之巧。百出而不得離規
矩。今人姍笑道学。猶近棄規矩。驅一世而為無道之天下。宜
其机変紛起。而日趨于乱也。少陵行次昭陵詩。知文物多師
古。朝廷半老儒。公以半老儒状太平景象。吾有味乎其言也
在杭之事功。自秦始也。急功利而賛詩書学術之離
事功。自宋始也。務虚言而廢実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
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其言近似。然事功離学術
則学術離事功矣。而分屬秦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使程
朱二大儒得行其志。豈無補于世。而以虚言誉之。則法倣之
見也。果尔。則孟子談王道于齊梁。独非虚言哉。
又云。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為上策。何也。主非神圣。人非結

缉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蠱为有实效也如时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沁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安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哉而不尽用其所长与其时势非也余谓此诚识时务之论夫子文管仲之功正以其能救时也

小品述陆呴斋语云大道为公四字今不可见亦不可行是唯有小匡二字尽可做得假如今各市镇中必有甩猾领袖无赖子闲赌博骗局僧道念佛则接入司香火社节出会则奋身酿金钱甚至聚盐窝讹造言无所不至点五又结衣冠人物为助把柄在手头绪甚多法棍无说之人因而附麗(丽)量为民害暗酿乱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访得的确指名捕至数其罪锢于狱中时加操縵(缦)闻以生路劝破其窠仍辜累其妻子许以改过自新使之颠倒出入于吾股掌上而又未即轻释则彼既有生路又内顾重(重)自然震慑不生他计其党亦且潜伏惊散每处将一二人平到一二年然后度其罪之轻重方与发遣根虽未除烟自顿息地方便帖然有数年安靖总计前后五六年间一任官平平过去再无意外之做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

蓋事上官。無失名譽。光武涉世之至言。忠臣不私。履正奉公。任運砥世之正論。先正合而言之曰。尽心職業。所以求知也。两无可並行不悖矣。雖然必兩卖相過。其臭味相投。而不可必也。姑舍是而談上官。如哉時饑遺礼不密。廢自当隨俗而上官之教。任多任寡。不致靡爵。此用下敬上。交際之常。而饑主匪以求媚。而受主不以見德。至于求知。有職業在。不相礙也。此世易事也。有一等人。厚官有餽。不收之于堂。而收之于室。卻之昭昭。而入之冥冥。外標廉名。而中藏貪實。伎巧媚主。私鑽穴隙。而端方主善。效穿窬。俞于是敗鼓之皮。收作龍中之幕。名琴之材。殘為灶(竈)下之薪。事之实。殆非閑不善。而蓋保身全名無繇矣。

馬之于圉。忘怀之点。畏之所以怀之。畏之策也。長民主名之以牧。道可知矣。牧之也。而圉之不如。宜其民也。而馬之不如也。

上山則憺。下山則悵。以下山之悵。償上山之憺。不如平地之安也。暵日則熱。浴水則涼。以浴水之涼。解暵日之熱。不如就陰之爽也。

官急于官成。是逆做官起見也。若從做人起見。雖老耄犹做況官成乎。做官乃做人中一事。官事有終。人事无終。焉得急人如閣然媚世之為鄉愿。不知矯情絶物之為鄉愿。蓋人情好奇好詭。而迎合之以取名。猶然媚世之心也。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卖役大卖。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此不但古今之变。即以近事徵之。点然。国家以文取士。百年以前。出場後观其文。某中某不中。某前某後。大都不爽。近来士無一定之文。試士無一定之目。或中才而僥倖。或高才而棄遺。于是卖售陀窃。闌茸尊显。不得不俯躬而受其役。不可謂非天也。蓋天有治命。有乱命。雖乱命点。不能違。故

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官有清而藏拙。点有能而盖拙。故吏必兼有庸能而後循也。
居身最受用是寡欲。寡則虽無人世之樂。却無人世之憂。無
憂而吾身始逍遙。知處世最便宜是去驕。去則縱不受人之
憐。終不招人之恶。無恶而游世無齟齬矣。
有得必有失。無失即得矣。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也。猶有香必
有臭。無臭即香矣。佛書所謂清浄自然香也。
薛文清先生為大理時。王振以同鄉而不往見。憾之。因辯釋一
婦人冤。臺臣希振旨。劾其受賕。鬻獄。而廷鞫置之死法。文
清何等人品。时人称薛夫子。而黯黮至此。天下何嘗有是非而
小人何嘗畏公論哉。余牧涪。受誣。冤憤莫控。閱文清而不
覺洒然。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皇帝王一道也。世運不同耳。王降而霸。道
始異矣。今去霸千餘年。而乾坤其以霸終耶。余謂霸降而盜矣。
戰国至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国者皆盜也。余在閩时各縣
僚友相会。有為説曰。今之仕者。天理兩字。須別置一边。余甚
駭之。天理既滅。非盜而何。然非虚言也。今講公孫而行私。陽捺
王法而徇私請。吏部之掣籤。試官之弥封。法存而实亡。有司
縄民以法。而身不受縄于法。始猶諱之。今以為固然。則盜已
充斥于世矣。去乱之日不久矣。覇假仁義。仁義猶在也。宜以
為功之首也。而又以為罪之魁。謂仁義一假。而盜萌于此也。
草木当酷日中。葉都燋卷。旦起而蔥蒨如故。無礙于花实。其
有在庇在宇下牆边。不見天日者。非不鮮嫩。而見日即萎。華实俱
廢。因知愛身者不可太護惜。護惜過則疾疫易侵。多致天折。
卷身者不可縱驕(嬌)逸。嬌逸則筋骨脆軟。不任驅馳。卷嬰冤
点然。
官清則五分有十分用。且有十分恩惠及民。官不清則十分
才止得五分用。然有十分之害及民矣。

古人云英雄回首即神仙又云退一步行安樂法二語相似而用之也不同英雄必好進不進不成英雄功成身退即神仙矣退一步行為中人言之缺陷世界必無圓滿之理人求滿足故終身在苦海中隨其所至自退一步留此餘地終身受用不盡何等安樂耶

余老而家居每着旧履不甚敝不棄也或笑余慳予儉之別名也慳何足道然意在此桑維翰言為宰相如着新鞾襪外觀甚好自家甚不快活余着旧履點取快活之一端也履前半截屬新後半截屬旧今用観美之一截而捐快活之一截非失算乎凡事有務観美如皆不異新鞋襪普梵志翻着襪偈如甯可刺人眼不可隱戒脚此言可以喻大

余不登甲初以為欠事今罷官歸田而深以為幸也余本農家讀書遊庠為窮儒乙科入仕又為窮官歸而還我窮儒不知官之窮也高之得附縉紳之後而卑之不失農桑之利如措趾于地有力可行力倦可坐又如用兵可以進戰可以退守以此貽之子孫遠勝滿囊贏之金也登甲科如其安富尊榮固百倍于我此如駕駟車行空中子孫能長駕而不墜乎今固百戰百勝至子孫而不勝何能守而不敗乎余独悟得此中之趣而世人有同此解者否

有勢力之家凡為勢力人所不能為不敢為如一聚不為是即所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也

立志高遠而範其躬于規矩法度之中處世謹和而砥其操于青雲白雪之上此名教中樂地也

就下非水性而欲平則水之欲平甚急故終日湲湲而不止聖人欲天下之平也亦然故終身汲汲而不止

程子曰權只是經也此独得之見然古人將經權並称則反經合道之説未可尽非而学行不法則権之亦解搜溺援之以手权也則反經之訛也三代而下可与权如子房不踐鴻

海之約。孔明劝先主取荆州。不諫止取刘璋。梁公立女主之朝。与二炊飯。而皆用以成功。來俊臣非之。則宋之讎不共戴。而畢举罵。不可尽委之于数也。差强人意。程明道謂刑法之害。吾党有过。竟夫見投劾于刑法。則曰奚为呼当尽力之時。其識高人一等。臨事必当有洛。此庶几能权而人莫能用也。

其今之人耶。吾不屑傚。其古之人耶。吾不敢傚。吾以是恂恂然循墻而走也。閉门而不出也。具眼者謂之無傚。而謂之最傚矣。

臨民貴寛。而御左右宜过嚴。以此之嚴。成彼之寛。行政尚簡。而稽課程勿厭煩。以前之煩。成後之簡。

古之仕者主于行其志。故隐而招之。而洗耳投渊為畸人。今之仕知主于行其私。故應而旌之。後世而始称為高節也。今人必訊其矯情也。

而懸魚留犢為盛事。若古人必訊其矯情也。

凡事有盛必有衰。盛處便是衰處。美酒歡教徹醉後。好花看到未開時。吾有味乎其言之。

天地间有真必有假。無假則真亦不显。貴耆賤古者。假也。多眩假而失真。非也。惡假而擯真。尤非也。世人不出此而途也。鮮矣。

京師嘲臺省官曰。抹桌布。謂以垢攻垢也。嘲吏部官曰。醃鴨蛋。謂閑防嚴密。而暗入滋味也。翰林官曰。鷺鷥。謂品似清高。見魚即攫之也。所嘲不同。總是爱錢。而已。文官爱錢。則武官必将惜死。天下何緣治哉。

山民有鬻畚者。剖竹而為。畚已入市。先售他鬻畚者。羣詬而罰之。遂不復抽。夫箝之于畚。所以增毫末。而畚不速壞。然而卑不許也。故卑濁难清。卑溷难自。未見速售之利。而詬声至矣。噫。

無忌疾於頑。勿看得容易。平日涩性情上用力。始能之。

步隐避乱江東。与衡旌俱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隐与旌求食甚地。惧為所偃。黄時旌敬委去。隐曰。本所以来。畏其強也。舍去。欲以為高。秖結怨耳。良久。征羌閑牖見之。身坐帳中。设席致地。坐隐旌牖外。旌

愈取之隐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槃殽膳重设以小盘
饭与隐旌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隐致饱乃辞出旌怒曰何能忍
此隐曰吾等贫贱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聊据其
事与牲耳勸陳餘受笥韓信俛出胯下同而味其言即君子
素其位而無入不得均不但有量總缘有識隐仕孫易萬達
屈滞救解患难多所済益後為丞相被服居處如許生時然
当窮約而器固已遠矣末必不于貧賤中得力也
太乙谷中石上有司馬温公題之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
于实地則不危此豈為登山言之蓋涉世之津梁也
文徵仲作訪画有三不為閹宦作二不為許侯王作三不
為外夷作故当時處刘瑾宸濠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没
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可法也
俗吏俗人俗之所鄙也余謂人不可厭俗地方不可厭俗
必有受其害者人而厭俗子孫必有受其誤如蓋所貴于脫俗
者在心不在易若打掃此心清淨而没于世利則其人必庸没于
貨利則其人必俗雖廣雖倫雖巧而去俗遠矣舍
此而談清言課清功而自謂脫俗是指蛣蜣轉為蘇合丸也
貧賤思富貴情也富貴亦有思貧賤時当夫変故相仍厭煩
苦癖思与漁樵為侶亦情也故食藿茹思肉食肉茹思藿然
藿食寡憂肉食多憂藿食可以樂已之樂肉食者不免
憂人之憂藿食而安于貧賤可為漸達之鴻肉食而溺于
富貴恐作高墉之集故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其言有味也
昌黎与陸員外书之其事則小人之而君子尽心之道也時
員外与司貢士者相知故勢薦士至十人之多而以為小人之
知当時私嘱者不少公不避小人之跡而借以尽其好矣之
心此其大過人处然亦特有员外之相知也
天下之乱極矣然吾心不可使乱圣人于剥床之爻所以致戒
于蔑貞也孟子那世不能乱吾心即成仁取義亦作如

昱观。

欧阳公重庐陵人。居官刻厉谨约。数以职守忤权倖。尝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远害。惟有不仕而已。既为官。又避祸有是理乎。然逊瑾栖图。百官蒲伏其门。而公不一往。瑾亦不加害。余谓此非倖免。谨约乃护身之符。

徐文贞督学于浙。有二生争真。诤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诤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居顷之。召而谓曰。诗生未尝阅教修。秀连我也。在教修裡头作不得主。诗生但照教修行可已。由是争者让者皆息。

谢在杭云。仕小邑。驭疲民。居官大要。酌此四不必知。小邑易于见才。疲民易于见德。且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可谓名言。以此存心。必为循吏。

又云。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不得。盖百多在忙中错也。至于馈岁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唯涵养德性。亦古法来之造就。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动举目皆是。若以急悄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点名言也。

朱平涵云。择福莫若轻。古今人皆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转语曰。择福莫若轻。夫福为祸根。可不兢兢审所择乎。

又云。自己杜门。嫌人出路。自己绝滴。怪人添杯。自己喫素。憾人用荤。自己谢事。恶人居间。自己清廉。骂人贪浊。只是胸中欠大。

又云。古人只说三不惑。不及氣字。伤居。要见此字难表。了又做不得英雄。直卷之则为浩然之氣。

又云。以石激水。三更清。以雪压山。愈净。以火炼金。益精。尋常体贴。于激处压处炼处。不要胡乱讨。以固镇心。九藏如逢子侵。子杀。未力与之抗。中国人空很于夷狄。方寸灵明。空胜于外感也。

又云郭原平会稽人以孝義著稱常于縣南助人引觴遇有問
如為吏所録乘逃散惟原平独住吏執以送縣令未相識愚
将加嚴罰原平解衣受罪義無一詞左右大小咸救得免由
来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令之訣敬于官長久矣遇事
安能免罰故潭之自阮不得自越夫朱公迎家翰苑官高望重
絶跡公庭上官自当加敬似非由衷之語茲述而録之蓋以自
警也絶豆公門分義应尔安保上官不以戒為慢哉
又云既以鮮殺墮衰為天之遁民安能復逆人間冠蓋寒暄
礼数簡牘問候俱逆謝斷間或惠其好戒柱用相存答其勤
悃誠亦不能尽廢戒必不先焉勒之山庭水服勘戒
又云道莫善乎因事莫利乎因戒之所值因而利之雖帯美
見天子詩立成皆氣蓋一世惟無欲無求耳如有求焉不能行
于一尉況弄乘乎

竟之無帯美矣山農比常自觀覚于此有味焉各挙数端五十
為郎未合便休而疾病見攖因之以自免雖涓埃無效心乃
未已天実刑之其将若之何吾因得以離乎辱辱非之場行
而于寝而安汐古人好称隠遁逸民吾密其似此一也病在
忌其行踽踽吾因以不出門烏皮小几坐而繙或時就枕不
知早晏游泳還往一切謝罷而因以省輿馬之煩息鑿析之
労蠲徴逐之費此二也又病消渇酒入将自楚吾因是以不
宴客遂不釀炙脩秋数十斛趣蘘称是又省雞豚脯醢所
旨蓄所以為酒佐経年不飲臓益清神益恬此三也家本
儒也罷帰既絶禄又無他生殖翫宴自其約吾因以為儉
礼可以裁節裁省之享祀用二簋米塩薪蔬皆有程子孫疏
食病夫間日一肉而已在昔知間致酒觴以是稍不甚乏而
因以少借貸絶請托求乞之耶聊以過日終不為子孫異時訴
心以益閒此四也頗好吟咏又愛寿翰墨而病忌思忌労此

又因麽顆焚硯塵侧塵壒睡起飯罷隐几嗒然而已病
亦时作时休不甚至剧此五也世希爻辞弥自欣然故以為因之道
以為不祥掩耳走耶山農数年于此弥自欣然故以為因之道
善也愚謂元凱之于因猶淺言之所謂退一歩行安樂法也若
涼言之安土敦仁之道行所無事之智豈相遠哉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其国不亡富不忘貴貴不忘賤其家不敗
知其不可而為之正欲以人力挽回氣化是圣人本分内事孔
明六出祁山亦知其不可而為之蓋為之自我当如是心
力已竭而事不成功不立然後可謂之命也知几之明保身之
哲又当别論勿得忝入
人既以身任事便当置身于利害禍福之外始能明目炸膽
直前而不可奪若胸中徹有沾帶不免着魔易于摧折摠
是認兼命二字不真
行已在清濁之間善用之則為柳下惠不善用之則為鄉原
謂圣矣不計利害非也必圣矣而後能計利害就孔孟論当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以小害大賤害貴此善
计一身之利害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後蓋不
先利不奪不厭仁不遺親蓋不後君此善計国家之利害也
但乘人于利害見其末而圣矣見其本耳
或數世態炎涼予謂炎涼由吾心生心無炎涼則抱関
擊柝与王侯将相奚擇
老子云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即吾儒之太極也太極分陰陽便有消長分五行便
有生尅有消長生尅便有順逆有是非有好悪不勝摄
矣太極渾消長是非無之伤是非好悪得斯其灵府乎今
之涉世如見已之是見人之非陰陽人也五行人也非太
極人也吾人常思在太極中立脚則尤悔寡矣
先儒孔子為太極而春秋之作可謂無是非耶曰是為雖

世没也子言無爭顏称不校皆以太極自居也夫子身為太極而運其四時之化五行之利吏以生成天下後世得志則行之賞罰否則行之筆削此太極之抄用也春秋作而三代之直道得所維也夫子有体有用老子濡弱謙退一于收斂有体無用此其異也

異端

尭以執中明道統而巢許以洗耳棄瓢為高可見有中道輒有異端而尭舜致揖于危微正為此輩設防也自巢由為倡而荷蕢沮溺皆其流派于是濯纓于滄浪濯足于清泠学佛之原從直截一路入後未其徒厭雜穿鑿附會開炉市肆真贋雜陳以誇其無所不有遂為異学之淵藪燕為偽儒之窟穴其徒以為佛教之盛而吾以為佛教之衰

横流于竺乾之空寂而遂与吾道相終始矣老已逆知其更出一嚧後讀老子道德之說而有悟知道德之旨即圣人上一截圣人不曾明言故寓言问礼老聃以黄明之所黄明乃圣人默以引人而不欲明以告人也莊亦知道德不得不敝為仁義礼樂而為仁義礼樂不可失道德之意故虽極尊老聃止為闡明圣学而薆观其論方術自有所悦而不隸于関老可見

彼知道德之上。更自有源泳頭在逆溯之。雖老子亦非至極。而究言之。唯孔子乃為兼本末合上下而會其全。莊蓋推之以為宗。觀其語意自見。乃学孔子如此。皆逐末而遺其本。守下而失上矣。莊周意在矯世。故直遡始混沌之初。而混沌則無形与名。固非託宿之所。而莊周亦非託宿于此也。自蒙莊打破元秘。聖人上達之妙。不免漏洩。而竺乾氏引其餘緒而精之。以自開一門。閎觀共遂謂其徒過于夫子。若然。則老莊固已过夫子矣。何必雲門為仰輩也。噫。知共不言。言不知。莊已自具供狀矣。安用佛為。故並归于陶鑄而不能為異。端点有自得。儒共之邊幅狹。故不能收之于驪黃牝牡之外而益增其敵。雖然。父生子。三。各一心。子又生孫。三。各一意。此自然之勢。故儒共之門。甚多歧說。二氏之徒。各有分量。圣人復起。安合道術而一之耶

圣人主于覺世。故茹納寬。夷共主于衛道。故界限嚴。圣人如開創之主。威灵帝暢。四夷原自向风。故惟恐其不来。夷共如守成之主。政刑僅存。而遠人漸已心携。故惟恐其内訌。夫子于接輿蓧沮溺丈人。汲汲引之而孟子不但楊墨。即告子陳仲子。猶之不遺餘力。有以也。

釋氏之徒曰权教。此遁辞之巧妙共。凡理有不通處。輒以二字槩之。圣门点有权教。故曰循循善誘然。又曰中道而立。能共不從之。則权不離立。決非自相矛盾也。釋氏矛盾共多矣。

治世而出世。帝王也。涉世而出世。夫子也。遺世而出世。佛氏也。作用異而出世同。然佛氏之出世易。而帝王夷圣之出世難。帝王夷圣之出世显。今以出世而夷佛氏于仲尼共皮相也。以經世出世分儒佛。膚論也。經世而不出世。則作用不神。出世而不經世。則体用不完。或曰佛能經世。予曰佛能經世。則与帝王夫子並矣。佛原不主于經世。而点思滌世。以輪

迴地獄之說誘愚蒙善哉百千以明心見性之說引矣韓解
哉夫此佛之所濟也然而濟人不如誤人之多也則用佛哉
誤也

古來溺佛老哉唯韓文公原道為當：曰：之師其送靈師詩
有哉斉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耕桑日失隸朝罢時遺矣韓
之所憂世以此而所用以溺佛老亦以此至以心性之說溺入
吾儒性命之学其病最為难治亦唯以口舌彗非卓然有以
自信不能不為所惑明道橫渠二先生之論朱子採入近思
録哉破聾盲之病已得七八学者所宜細加理会也
磨不磷涅不緇圣人也惡磷而遠磨惡緇而遠涅釋氏也蓋
以魯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故其自名曰卑尼曰比丘尼夫子曰素王釋曰空王寓微意而今学佛者妄自
矜誦謂出圣人之上非佛祖意也誕也心佛祖所必訶也或謂
卑尼生孔子之前安得先有是名余謂佛者安息憑孔子中国
之名也

然則佛不必闢乎曰今之当闢有二而佛不与焉為佛之徒固
应避世遠引高舉保真而遨遊公卿矜名殖利纏溺情欲
不能割遺而徒以出世之說簧鼓愚俗腳跟不空之廛並逆
之世風潮倒圣道榛蕪此吾道户外之戹当与寇盜並驅
共也為圣人之徒其倫子臣弟友其性仁義礼智其子家国
天下即此是道修此之謂修道而捐自有之家宝希教外之
別傳身在世網心馳空寂異学方熾又抱薪救此吾道室
中之戈当与乱臣賊子同誅共也闢此二者則儒佛不相悪不

但不為吾道害而且為吾助矣
楊墨学仁義而差如孟子直窮其沫欒而曰無父無君使人
早知其無父無君固三尺童子不為所惑矣佛氏明以無父無
君為教而学士大夫甘心從之身不離君父之前而亶棄于無
父無君之教如人其身牛其首如之何其可也
世俗最有可笑如佛幻妄其身而從之祈壽佛不要出家而從
之乞子佛割人倫遺万物以求宝犹面壁九年而凡夫戀妻子
一日缺而藥餌点時有所済如乘其病也病有不同而用藥
点異有用参苓如有用柏木如甚有用烏附乞取甚能愈病而
已佛教虽非梁肉豈遂比于烏附乞顏魯公趙閻道富鄭公
刘元城数人品卓絶而皆奉之于以二乾之汤皆自治其病而
有所用之也蓋儒而用佛非用于佛也稗史載閻道不能斷欲
慾至懸尊人之像于床烏知其佞佛乞不借以為室慾之方
哉然誤人則已甚矣
明道先生問学佛如傳灯録几人答如千七百人明道曰敢道
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如果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臨
死須尋一尺布裹頭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然不可謂彼教
中便無達如韓文公論佛骨表潮州浮屠灌折簡師不憚蛇
山鰐水萬里之遥徒步往訪之彼必真見韓公所論之是耳
又黄氏日抄記一明州僧常曰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藏
之与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出
句疏曰吾不忍助民蠹也又道家刘玉真語録或問周程朱来
註儒先力排虚寂之教何也先生曰彼皆天人也皆自仙佛中
来以公心為道故于儒中救世偏弊耳大概三家之学皆阙
不得但二氏之教過盛則于綱常之道未免有傷如乘舟偏
重則移身以正之始可行道点猶犹是也又曰註儒語言文字中

止塞過抑之詞。隱然世道之福。二氏之福。時人不覺耳。此三人可謂彼教中達士矣。

脫離僧家。美名也。俗以相詬。而僧亦甚諱之。可知生人之初。常蒙渾朴。禽獸何殊。聖人出而教以人倫。謂之五常。知天下萬世不易之道也。宇宙之所由清寧以悬。然而人之終身黏帶纏縛。亦以悬。為兒孫作馬牛。則黏帶于父子矣。仕則慕君。黏帶于君臣矣。有妻慕妻。子黏帶于妻子矣。原隰之求。雙不反。岳切。偲。則黏帶于兄弟朋友矣。五七之中。妻子尤甚。而溺于功名富貴。則君臣最深。故佛氏之教。既厭其平常。又苦其纏縛。欲起而脫離之。首在出家。不婚不娶。以斷情慾。而削髮披緇。以示不臣。既已出家。亦不父子。亦不兄弟。而其所謂朋友。不過二三烏合。以為法侶。亦非情愛之不可解。如總之斬盡情緣。絶無黏帶。謂之脫離。而始得超然于輪迴之外。然生龜脫殼。終是難忍。而逐之心性。終覺不安。謂之明心見性。可乎。聖人不絶人倫。而亦與黏帶所以謂之中庸。而不可離也。

五行不過相生相尅。而星命家以我生為食神。地理家以我生為洩氣。吾想佛家言無生。亦此意也。生則彼食我而我氣洩。我生子。又復生孫。生生日耗。而去日日減。不生則不減。二氏之不婚娶。不但割情愛。亦恐其洩我之氣也。故二氏有死于此而生于彼。投胎奪舍。謂之了生死。謂之脫輪迴。猶木截其標。復椿于根。自有此理。然謂之自私自利。則誠確論矣。

佛釋謂之同。不可。然學之且不必辨其異。第能自信吾之所是。則其異之不辨而自明矣。乃其同亦有之。儒釋皆言脩。猶病而治之也。先聖都是因病立方。按病用藥。期于愈病而止。聖人只用王道藥。釋氏多用霸道藥。非故異其方。亦緣疢有輕重。疢爭変。藥亦爭変。圣夫代異。方已備矣。在人識己之病。擇而取之耳。藥期于对疢。用儒有益。用佛亦無損也。錄此悟

入儒釋之同處可知至其立教之儒不必強而一之点不必合而絕之也。後未講学之工于說宏而拙于下筆豈但不能愈人之病而已之病未知果能去否夫子憂学之不講回恐方不对症而急欲与人商量今人不棱病而說宏此講学之益所以少也。二氏以坐化為奇棱後山叢陵設如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而柘之鼻又有立化崔盛夏極暑經月不壞此又何脩而得此天地大矣何所不有不有而有即是之謂怪聖人不語而二氏之徒借以惑人

二氏之学總是妄知之過造其極似有过于圣矣如圣妄非不能為而能不為此君子之中庸而不可能也

釋家語云憑君總出鴛鴦看莫把金鍼度与人非秘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圣人亦有是言恐其反誤人耳得其人未有不傳也

谢上蔡見伊川問其所得谢对以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有此理矣都發得早在又用工二十年不敢說何思何慮當云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伊川直是会煆鍊人說了却道恰好着工夫也愚謂于此可得儒釋之辨当下即是擬議即乖此何思何慮之說也儒之或以徑捷而從之不知圣學原無徑理点何嘗廢思釋氏謂無缺陷不成世界故自處于世间最缺陷處則天損人皆艷称之可笑也蕴將化女子要灵焰綰其父視日而先自化數日何妝作佛而忍不視其父之死耶蕴之化也男方孀舍女往告之男点立化谁收其死父而不知然存其說于世是率天下之人而無父無母也非邪說而何

吾儒说陽。二氏说陰。吾儒脩陽。二氏脩陰。吾儒之業成于陽。二氏之業成于陰。吾儒人道也。二氏鬼道也。

二氏最易動人。在臨死。或死後有異。或現形出神。或轉生而憶前生。不显為異。收攝精氣。保固元神。不離遷謝。理之所有。在彼家点勤脩之證。然非造化正理。造化自無出有。化化自有還無。乾坤能事。尽于此矣。蓋陰陽会合。自成消息。若孤陰寡陽。至死不化。其現形作怪。知造化之滯氣。乾坤之隱癰也。

学仙者逆理偷生。而程子謂佛氏自私自誠確論也。

巢許沮溺輩。潔身保真。不受羈馬。即二氏出家之濫觴也。天地間自有此一種人。点自有此一種道理。所謂与天知之也。二氏之祖。起而托显扇另闢堂奥。自為清高一族。超然塵俗之外。所云入水不溺。入火不滅。不墮輪迴。不起生滅。顯此得之即此是仙。即此是佛。仙佛者不累塵坌。逍遙自在之名。非必鮮脫軀骸。而後能證果也。然此等人。原不易得。学之点不易到。所云千里比肩。百世接踵。立教者不囿以之易也。点不期于徒衆之繁也。故二氏尊師隆于父母。蓋必針芥相契。然後授之師之真。其徒甚于徒之求其師。豈儒然哉。今之師德尽屬烏合市名逐利。甚于俗人。于是媟瀆翫黷。窩穴其中。相敺相煽。栖心稅壤。哆口元津。剥蝕圣真。為世大蠹。即起二祖于今日。且詭本来面目之非。点欲尽其幻虐。庶几其居矣。二祖立教。不謂之異端不可。然未有害也。害在攻之者。夫子已豫戒于佛老未興之前。伯慮之遠也。

徐積林通之不娶。俗家之禅也。鳩摩羅什之畜妻。佛家之俗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大儒之功行也。禅家功行。偏于敬以直内一边。勞則独善達則兼善。大儒之事業也。禅家事業。偏于独

善其身一边固而不相扶持也。世有大儒而禅隐其名矣。世無
真禅。而世受其害矣。然真禅时或有之。而大儒自程朱而外。
未之見也。于是儒佛相訾。而吾道受其害矣。
佛祖傳法。蕉以衣鉢。殊有深意。謂佛止一法。原無傍门而传法
之人。必須德爭人中第一者。若其人有耦。安得兩副衣鉢而
分授之。故師尋法器。亟于弟子尋明師。豈易得哉。五祖之
门。僧徒五百。推神秀為魁矣。後得惠能見地超出神秀之上。
乃至六祖遂不敢再传衣鉢。而一花五葉。宗门愈多。佛法愈
多議論愈繁。殊庆不立文字。直指单传本色人以為佛
法之盛。吾以為佛法之衰。
六祖之本来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神秀举頭進步也。衣鉢
应归惠能。神秀自当北面。若对学人言之时。勤拂拭才是正法。
二并並行不悖。不能渾合為一。使南能北秀分门而驰。吾不知
南能一宗。果能使人不加拂拭。坐还本来。而自無一物耶。
余少閱壇經。喜其指近儒家君取閱一过。掩卷曰。此經有大
逕漏處。说得天花乱墜。吾不取也。爽问故。家君曰。惠能寡母孤
子。辈母遠遊泛師。已屬乱道。後来絕不说起母竟何着。要閱
果然。自愧看书之疎也。壇經更有可笑如衣鉢抛石上。追之
不能举。則仍必挾之而逃。即五祖臨終。胡不出衣鉢置法堂。
令能举之付之耶。六祖既付。犹命其徒以鉄皮裹頸。记其神
其先覚。而余謂其未了生死也。四大本空。何處殘蜕。死而荼毘。
乃相空寂。仍必漆而存之。遺穢世界耶。大抵二氏之弊。皆其徒
虚為粧点。以自炫其神奇。而不自知其謬也。其誕漫不足信
如多矣。
夫子问礼于老聃。因其為周藏史。而犹龍之論。則老氏之徒為

之。借夫子為重耳釋迦与夫子不相及因老聃西出関謂老師
釋迦。此釋氏欲借重夫子。借老聃作主脉也。至吾儒而嚴排
二氏。示為異端。点釋迦老聃。不得受教于吾夫子。故終為異端
耳。使過夫子必不拒二氏于門墻外。而二氏点且樂就弟子之
列。伝老釋之立教異而其心同也。孔子中庸而二氏立教以
済中庸之窮。点吾道之輔也。其為吾道之蠹。則其徒為之学
其道而差。即吾儒之門善学者几。而何尤于二氏之徒。
儒与釋老有同有異。知其同處。自不礙于其異。知其異處。自
不累于其同。東坡于其同處看透。故作眼前語而佛教了然。
和其光。同其塵。逍遙自得。則出入于老莊也。固非真儒点
非真佛也。
范景仁得吾儒静定之学而称之曰学佛作家。吾儒之学
穏是脩行而世俗归之脩斎誦経。如吾道無主盟而為外道
所竊據之多矣。

俗人佞佛也曰。吾無他覬覦来生不斷人身。此語最可咤全
生全归。此謂不斷人身。豈脩斎誦経所能到耶。惜其習而不
察也。蓋随年盛衰。血氣也。衰極而死。則澌尽矣。唯志氣不
与年盛衰。志氣則養理之性為之也。年日逺而志氣精堅養
理昭著。其人死為明神。生為賢傑。夫子之歿。歿而不死之謂。孟子立
命。老而不已皆是也。此不斷人身也。若慾情作奸。知来死而
人身先斷矣。雖佞佛何益。
儒佛之辨。不難于異中観同。難在同中観異。有兩人于此。若以異
類較之。則兩人之耳目口鼻百骸無不同也。就兩人相較。則耳
目口鼻百骸無不異也。画史写人物。止得人之形似而止。不
描其同也。至写真。知須各肖其人之形神。雖千萬人皆異也。
豈得合兩人為一貌哉。故今接儒入佛。推佛附儒。皆戾統之
說也。古来大儒以斯道自任。知無不闢佛。蓋欲肖圣人之神。不
得不致辨于毫髮之差耳。

佛之為異端。誰不知之。而士大夫往往染指。豈非直欲出世也。終日擾擾塵溷中。而一聞清寂之說。如厭飯酒肉。進以苦茗。不覺快然。若舍酒肉。止進苦茗。必不堪矣。何也。人之心性。原是動靜不相離。如厭動故喜靜。而習靜未嘗不思動。僧人稍識數字。輒挾之而奔走公卿之門。知枯寂之非其本性矣。丹霞語錄有偈。如長江澄徹映蟾蜍。滿目清光不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余喜其不作誑語。又孤山智圓名僧也。臨終有詩云。蕭蕭三竿竹。墳前几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呼云滿目清光不是家。非耶。余嘆世而去霸降而盜。非苟論也。即儒學亦然。遡周公以至羌舜。皇儒也。渾然不露。孔子帝儒也。有蒙揮矣。朱子王儒也。費唇舌矣。陽明人謂之霸儒。余未敢尽謂之非也。蓋指趨往以引人入道。而學者靡然從之矣。然入道原無捷徑也。嗣後遂有羅近溪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則盜儒也。求一霸儒不可得也。蓋霸儒假道。猶在也。或問霸降而盜。歷世猶遠。而儒降為盜。何其迫也。蓋五伯希三王而不及。其法猶嚴于禦盜。陽明落采儒而欲勝之。其法最易于招盜。羅顏何李皆起于王學盛行之時。宗王學者。見其解釋塵縄徒通脫。可喜。異于朱學。輒為奨借。此輩依為窟宅。而儒降為盜。何得肆其奸。不知学道在一出于朱。便入于跡。間不容髮。故孟子有反經之論也。

告子云。不可專求于心。孟子主于閑聖道。故辨析于助忽之間。然非先戒不動心。亦不易到。蓋其学在于斡外腠。只照管此心。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兩個勿求。真是斬釘截鉄。一刀兩段。其勇猛精進如此。故能先戒不動心。乃其学之成就處。佛氏之学最似之。告子之不動心。則佛氏之空也。佛氏勇于求空。故人情所繫戀不捨。如莫如飲食男女。次則富貴功名。尽欲割絶。以求所謂空。而与告子兩勿求同一勇猛。至于弟有俱空。則佛果成矣。然終是守肉遺外。有体無用。彼

自謂明心見性而心性之本未不如是也此佛之所以為異端也
自甘道不明儒者祖述圣人遺言而守其訓詁以為圣道在是
矣故晉唐以来智之士不屑于此而逃之佛老終其聰明鑽
研究拓故二氏之徒亦有窺見先圣之精微而世儒之所未發
者固什伯之一二也其最近吾儒在色空合一之說然既云空
不異色何以棄人倫遺事物乎其心性原与人同究竟至此点
當自知其非而臨死不肯取尺布裹頭是非勿求于氣之故智矣
恐一動其心而遂失其空也
珠非借資于彼也
湧幢云妝佛之实以文儒倒儒之体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余謂總是妄智之為仁義是点妄智之迹即楊墨之不及
孟未必能害道而害道者必出于迹故孟子淵源
陳矣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為讲儒所重　朝廷建普度大
斋設百官欲追薦其先也各上名礼部矣独不上曰吾平生不
佞釋子今敢以徇君耶論者劾其違詔不忠忘親不孝甚為危
之有　旨置不問方客京師有邑子暴病往視之已暗不能
言第数朐其胸矣檢視橐且百金慰之曰得好念此爭錙
銖勿致而家吾責也竟全归之余謂此公不啻遺金知其
不佞釋子有自来矣
小品論李卓吾如讀其書每至辨宻輒曰吾為上人說法
嗟乎上二人矣更宻說法耶此法一說佞所不至圣人原開
一权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除着不得一言只好心悟点非圣人
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風猖狂实開于此全不讀四书本經而
李氏藏书焚书人挾一册以為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
禍有未知所終也余点滴恨老厮之害道當有言闢之今
有与余同恶者為之一快

佛之明心見性。无依附吾儒正心誠意等語。韓退之原道云
吾儒所謂正心誠意。將以有為也。今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
此溺佛之直刺咽喉也。古未溺佛。無如退之原道止引老氏
言。不及佛語。蓋有所諱于答李翺籍书見之。茅鹿門遂謂其
原不知佛。既不知佛。安能溺佛。鹿門蓋不知佛而妄譏也。温
公书心經後。如予觀其与孟尚书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
為万物侵乱。乃知公嘗徧觀佛书。取其精粹。排其糟粕耳。不
然。何以知不為万物侵乱。為学佛所先耶
韓公交游最多。点以朋来為樂。一到潮州。頓然寂寞。且权奸在
朝。尚虞不測。此心終不能遺。忽遇大顛。能外形骸。捐事物。似
為勝己。遂与往来。公素溺佛而有善即取。不厭其為僧。此見
公之無成心。後与孟簡书。直述無隱。又見公之無欺心。尚书信
佛。而公之溺佛愈嚴。尽言相心。又見公之無鄙心。而且悔其与
大顛游矣。何以知之。蓋以送高閑上人一序知之。公謂閑一死
生。鮮外腭。其為心泊然无所起。于世波然无所嗜。此非公昔日
所顛倒于大顛与耶。然方外人如此。心不為难。而又有其藝。故
直窮其奥。泊与沒相遺。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至以
旭之明利。鬥利欲。計得喪。勃然不息。駕于波泊之上。此
公透徹之悟。賢精粗。達表裏。而儒佛之是非。更覺了然矣。
請終其說。人之所以灵于萬物者心也。而圣贤所以能曲成万
物者以其用心也。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
夫子曰。无為其猶病諸。而無所用心。鄙之為不如。恃乘則知
圣人何嘗不用心。直用心于所当用耳。公因閑好书而引旭。
因旭精书而先及由基庖丁師曠宜僚輩类。類也。乃先之以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此甚不倫。而不知此正公之識見超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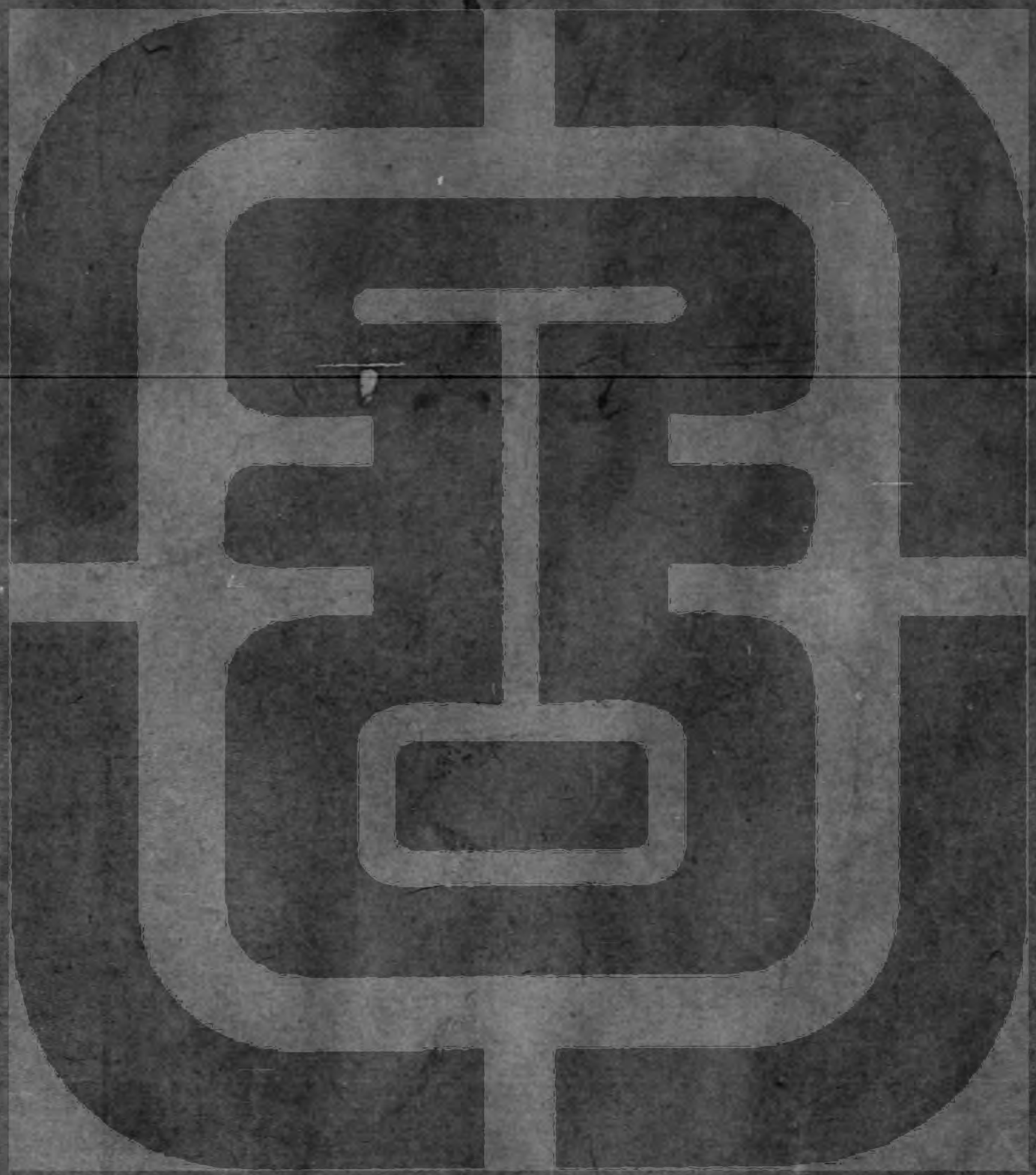
處也。謂其專于用心一也。帝王所有于天下。則其心無一息不用之天下。其神完而守固。与不一藝有能。加毫末乎哉。故如旭之利害錙銖。情爻欲鬥。有得有喪。勃然難釋。似不及浮屠之一死生。解外膠。而不知此乃人情之所有。而彼則拂乎人情。不尽遣。卻能為有之助。而拂人情。如竟至潰敗。不可收拾。固欲学一藝而不能成。其相去不啻霄壤。況至若堯舜之治天下。固不以利欲得喪攖心而心于不用。必至潰敗而不可列于人。以力排之。所以人其人也。使公默時復遇大顛。尚肯以人礼待之哉。人皆知原道之溺佛嚴。而不知送高閑之溺佛更精。蓋劇及于其腹中而不覚也。雖然。此非為高閑蔽也。閑雖浮屠。知頗知用心。比詩奕猶乎已。非沒然与嗜如公之席。蓋借閑以斥当時精于学佛如大顛輩也。而顛之徒。幸公一時註誤。得其牘。如獲至宝。且私為增減。刻石以牲。皇其勿以自蔑其法。雖卖如歐公不免。(信佛氏所以眩人至王龍溪謂陸平原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真淫邪之詞。不覚自露本色。豈止如陳眉公云拖泥帶水已耶。李卓吾云成佛證聖。惟在明心本心若明。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此蓋(篇末以善幻終此非閒語)濫觴于龍溪。如致巨室婦女。多入庵聽講。至有攜衾枕而就宿。知牲給諫向達。奏其惑世誣民。詿逮至死。自刎于獄。余謂牲公功不在孟子下。然派流寖遠。源尚有滿。網在。則至今屢患滔天。誰階之厲也。(厲書于乙酉冬日。)

釋道与儒列為三教。不知起于何時。今習言之。未有知其謬如古未止有一儒而已。堯舜儒帝。三王儒王。孔子儒師。何有二

氏我後未曷無圣人而儒道犹存輔相天地生育萬物皆儒
也自二氏起而自竄于儒之外然有無不足為世輕重安敢
与儒角哉儒犹天也二字如雷出風動溫于天地間未見雷
風得与天地列為三也儒犹日也二氏為火為灯燁煜于天地
間未見火灯得与日列為三也且釋老之徒無不生育于吾儒
使人尽從其教則人類滅矣佛老能独存耶故称三教非也
有為三教合一之説非之非也

圣人以綱常範圍生人而佛氏逞其矣智逃于範圍之外
自知其不可為訓故釋典中極重謗佛謗經之罪此其本
心不容昧而自歎處也吾儒有是乎此輩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恐為人所擄以致凍餓故釋典中極談布施之福不然何
以正受人布施而未嘗布施人也

自達磨入中国不立語言文字昌其立教本旨而後来議論
愈繁至六祖語言尚可以文義求後来如五灯呼記都作鬼
語並波淫邪遁而有之皆欺人語以避人之攻而已豈可使
達磨見哉

佛氏語破綻極多而人多習矣不察讀者録有数條犹人所
未及特為拈出以醒人之迷如云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出
家求道則是在 此下缺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